



陝北革命史劇
聞 捷 著



翻天覆地的人

2233.6
3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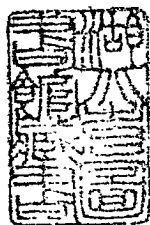
51212

陝北革命史劇

翻天覆地的人

聞捷著

☆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1949

翻天覆地的人

著 者 聞 捷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
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廠

總店：瀋陽市馬路
分店：瀋陽、哈爾濱、長春、大連、齊齊哈爾、吉林、牡丹江、
佳木斯、安東、四平、錦州、承德、北安、營口、內蒙

1949.8 瀋. 5,000

時 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四年。

地 陝北。

人 任玉良

任玉厚

崔明貴

何思明

高迎紅

張蘭英

高拴兒

陳玉蓮

朗心奎

張寶盛

史博平

王老虎

周寶中

方立德

趙百忍

劉萬成

李治民

陳 二

羣 衆

第一場

時 民國二十年冬。

地 花石川。

景 花石寨附近之三叉路口。

結凍的小河，沿着山腳灣轉着向前伸去，河上架着簡陋的獨木橋。

對面山腳下有棵枯樹，樹下有兩塊大石，大路從旁穿過，直通花石寨。

山谷裏，隱隱的可看見盤旋在山尖上的寨牆和寨樓。

幕 寒風呼嘯着，大雪紛紛的落……

從獨木橋那邊山谷裏，飄來淒涼而悲痛的歌聲：

『天上有雲呀月不明，
 地上有山呀路不平；
 河裏有魚呀水不清，
 世上有富人殺窮人。』

（任玉良，任玉厚，挑着柴草，從獨木橋走上。

任玉良、三十歲、一個誠樸的莊稼漢。失神的眼，總是仰望着天，似乎時時在哀禱菩薩救苦救難。他穿着破單褲，破羊皮襖，腰間束一根粗麻繩，光着頭。

任玉厚二十二歲，任玉良之弟，一個倔強的小伙子。他身體高大，前額寬廣，濃眉大眼，和任玉良正成一個相反的對照。他穿着瘦小得不合身的破棉襖，破單褲，戴着破草帽。）

玉良 （唱）大雪紛紛落不盡，
 北風刺骨颯得緊；

身上寒冷肚裏空，
 老天活活逼死人。
 玉厚 冒着風雪咬着牙，
 送柴送草給主家；
 山高路遠地又滑，
 主家拿咱當牛馬。

玉良 兩腿酸痛痛在身，
 混身冰冷冷在心；
 一步一滑路難行，
 一步一喘要咱命。

（任玉良弟兄，掃去大石上的雪，坐下歇氣。一陣寒風捲着雪花飛過……）

玉厚 （恨恨的）下！下吧！

玉良 （長嘆）好大的雪呀！要咱窮漢的命啊！

玉厚 （忿怒的）哥！不是雪要咱窮漢命！是龜子孫主家要咱窮漢命！

玉良 （責備的）玉厚！你——

（唱）主家富貴是天命，
 咱們貧窮前生定；
 端人碗來受人管，
 不敢胡亂抱怨人。

玉厚 （不滿的）哥！你別再糊塗啦！

（唱）什麼富貴是天命，
 什麼貧窮前生定；
 種人地來受人欺，
 主家越富咱越窮。

玉良 玉厚！

玉厚 （發洩）甌總史博平，真是他媽的死剝皮！咱們種他紅杏

靠七八垧荒山地，一年交三四石租子還不够，還他媽的要柴要草，要咱窮漢的命！

玉良（制止）悄悄價！唉！走吧！

玉厚（暴發）哥！忙什麼？早送去有什麼好處？溜溝子、舐屁股、我不幹！

玉良（乞求的）玉厚！今天是小年，團總等着柴草用，送遲了又——

玉厚（不願聽下去）他媽的！走！走！（挑起柴草轉身就走）

玉良（叮嚀）玉厚！回頭見了團總，別楞頭楞腦的，叫團總又不高興。

玉厚（撩下柴擔，冷冷的）我生成就楞頭楞腦。溜溝子、舐屁股，我不會！

玉良（沉痛的）玉厚！這是沒法子呀！誰叫咱們窮，種人家的地呢？哥拚死賣命，低頭求人爲什麼？還不是爲咱一家人的命。玉厚！聽哥這一次話……

玉厚（心酸落淚）嗯！哥……

玉厚 玉厚！你，你怎麼啦？

玉厚（掩飾）不怎麼！雪，雪花飄到我眼裏啦！

玉良（無限感慨）唉！別說這裏苦，難活命！榆林橫山，還有人往這裏逃命呢！

玉厚 逃來逃去還不是沒法活命！『天下烏鴉一樣黑』，豪紳地主的心還不是一樣樣的。

玉良（長嘆）天爺！你真的要絕人呀……

玉厚 哥！走吧！

玉良（望望天）唉！走！

（唱）風絞雪花雪凍人，

玉厚 主家靠地剝咱們；

玉良 風雪總會有日停；

玉厚 主家貪心無止盡。

（玉良玉厚挑起擔子向寨子方向走下。沉寂片刻，風雪漸小，崔明貴、何思明上。

崔明貴三十五歲，粗胖個子、立眉大眼，一臉橫肉。

何思明二十二歲，中等個，小鼻子小眼睛。

他倆是花石寨團總史傅平的團丁，穿着舊黑制服，打着白綁腿，揹着馬拐槍。）

明貴 （唱）團丁團丁，威風凜凜，
收租討債，手段高明，
隨身法寶，有槍有繩，
抓人佔地，沒咱不行。

思明 見了團總，磕頭打恭，
見了隊長，敬禮立正，
挨罵受氣，不敢哼聲，
團丁團丁，虧你先人！

明貴 老何老何，何必生氣，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團總吃肉，咱們吃皮，
隊長騎馬，咱們騎驢。

思明 老崔老崔，吹個啥哩，
團總吃肉，咱們吃屁，
今天請客，大擺酒席，
算來算去，沒有老弟。

明貴 『多年的流水流成河』！慢慢來！等我熬成隊長，團總請客，不就有份啦！（打個寒噤）日他媽！真冷！

思明 （埋怨的）這天出差，可真把人凍結實啦！（看天）天怕還是晴不穩！唉！老天也專和那些逃荒人作對，真是——

明貴 （嫌他囉嗦）別他媽的『貓哭老鼠假慈悲啦』！下！往大

下！越大越好，把狗日的逃荒的都給凍死，咱們就省事啦！樂得在家裏睡大覺。

（明貴走向樹下，搭起一堆火，思明也走過去靠火坐下。）

思明 （無心的）老崔！今天過小年嘍！你說，團總爲什麼大請客呀？

明貴 爲什麼？還不是爲陳家那個小寡婦。

思明 什麼？

明貴 什麼？『「神馬」飛上天啦』！（言歸正傳的）告訴你！團總要討她做小老婆。今天請客，就爲的是說媒！（猥褻的）咳！說句實心話，陳家那個小寡婦，長的着實不錯，又年輕，又漂亮，又風騷，別說團總，就說我吧！都叫給迷定啦！三魂早叫她勾去兩魂！哈……

思明 快把你的魂招回來吧！噯！說正經的，陳大才死，陳老頭肯把媳婦送給團總？

明貴 （小聲的）咱們團總有錢有勢，肯不肯由他？（站起）咳！別光顧閒扯啦！當心誤了差事！

思明 （忿忿的）差事？這麼大的風雪，硬把一羣逃荒的，從寨子裏趕出來，真他媽的沒人心。如今團總隊長正喝酒耍樂呢！可派上咱們弟兄冒着風雪，到寨子外邊趕逃荒的，不顧咱們的死活，真他媽的沒人心！沒人心！

明貴 （勃然變色）別雞巴亂罵，團總待你那點差？你說？

思明 （失措）我……算我沒說，算我放屁……

明貴 （惡狠狠的）哼！以後再雞巴亂罵，你他媽的小心點！（雪又落起來，生氣的）下！下！日他媽又下啦！

思明 （陪小心的）老崔哥！到那邊山神廟裏歇歇去。（從懷裏掏出個小葫蘆）我怕冷，還帶了一葫蘆酒，咱們喝兩口去！

明貴 （眉開眼笑）嘿！老何！你想的真週到，走！剗兩拳去！

（唱）今日有酒，今日喝醉，
 明日無酒，明日灌水，
 得過且過，能樂就樂，
 五魁八馬，誰輸誰醉。

思明

（明貴思明二人，從小木橋上走下。風颳的更緊，雪又漫天漫地的落下。

高迎紅，張蘭英，拴兒，順大路走上。

高迎紅三十五歲，從橫山逃下來的饑民，面容憔悴，鬚鬚蓬亂，看去有四十歲的模樣。穿着破襖衣；露出枯瘦而寬闊的胸膛。他揹着一捲破被破毡，一手攜着九歲的拴兒，一手提着破籃。

張蘭英，三十二歲，高迎紅之妻，一個善良的農婦，饑寒與病的長期折磨，使她瘦弱到極點，走兩步便得歇歇氣，她揹着一個兩歲的孩兒。

拴兒，高迎紅之子，瘦得像個乾猴，時時刻刻哭喊着要吃要喝。）

蘭英 （唱）千山萬水行路難，
 逃荒人兒有誰憐？
 雪裏奔來風裏跑，
 窮人那裏把身安。

拴兒 爹！我，我走不動……

迎紅 （悲戚的）拴！咬咬牙，走！這兒前沒村後沒鎮，不走怎麼辦？

（唱）南奔到北北到南，
 離家千里整半年，
 只說尋個活命路，
 活路難於上青天。

拴兒 （哀求）媽！我，我走不動！

- 迎紅 (邊哄邊拉) 拴！聽爹的話，走！
- 拴兒 (坐下不走) 媽！媽！我餓！我……冷……
- 蘭英 (咀咒的) 哭！哭！把媽哭死了，有好日子過？
- 迎紅 (悲痛地) 拴兒媽！娃娃着實走不動了，兩三天沒吃喝，連大人也撐不住驢！
- 蘭英 不走怎麼辦？就死在這裏！
- 迎紅 唉！又吵！又吵！（突然發現寨子與火堆）啊！有活路啦！拴兒媽！前面不遠就是寨子！拴！快來！這裏有火，先暖暖身子，咱們就進寨子討點吃喝去！
- (迎紅搭起火，蘭英，拴兒，圍坐火旁。蘭英背上的秋兒又饑又寒，哭不住口。)
- 蘭英 (發洩的) 哭！哭！哭死一個少一個！
- 迎紅 (無奈何) 唉！
- 拴兒 (不知好歹的) 媽！我餓！
- 蘭英 (沒好氣的) 把媽殺了，煮給你吃！
- 拴兒 (倒在蘭英懷中) 媽！我餓！我餓！
- 蘭英 (拍的一巴掌) 怎麼不死？討債鬼！
- 拴兒 (哇的哭了) 媽！我，我餓……
- 迎紅 (拉過拴兒) 拴兒媽！（沉痛的）娃娃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塊肉！怎麼苦，也得拉扯大呀！拴！聽爹的話，別哭，回頭到寨子裏給你買饅饅吃！
- 蘭英 (嘮叨) 我說，不逃！不逃！你偏要逃！你看如今怎麼辦！
- (唱) 橫山生來橫山長，
橫山住了半輩整；
窮家到底還是家，
如今變成無家人。
- 迎紅 (嘆氣) 唉！守住橫山那個窮家，不也沒法活麼！
- (唱) 連年乾旱沒收成，

捐稅重重租稅重；
 十人倒有九人死，
 不逃也是活不成。
 死要死在橫山地，
 逃到外鄉爲的甚？
 如今叫天天不應，
 不死不活怎能成？

迎紅 拴兒媽！別怨天怨地啦！日子再苦也得熬下去！

蘭英 （落淚）唉！

迎紅 慢慢熬：總有出頭那一天！天沒有絕人的路呀！（站起）
 走！別說啦！到寨子裏討點吃喝去！

（明貴喝的醉薰薰，搖搖擺擺，口舌含混的唱着猥褻的小調走上，思明在後面招呼着他。）

明貴 （唱）高粱長的高，
 奴家長的低，
 一把按奴在高粱地，
 嚙呀！我的大娘呀！

（突然看見迎紅，厲聲的）站住！從那裏來的？

迎紅 （畏縮）從，從橫山下來的。

明貴 你叫什麼？

迎紅 高，高迎紅……

明貴 （一把抓住迎紅）你到那，那裏去？

迎紅 到前面寨子裏去！老總！

明貴 幹什麼？

迎紅 咱是逃荒的，討口吃喝去！

明貴 （用力一推）滾你媽的蛋吧！滾！滾回去！

迎紅 （悲痛的）老總！我們逃荒人沒家！回？回那裏去！

明貴 滾，從那裏來滾回那裏去！

- 迎紅（乞求）老總！行個方便，咱到案子上討口吃喝就走！可憐咱兩三天沒吃喝一口啦！
- 明貴（解下皮帶就打）真他媽的賤骨頭，不打不走，你們這些吃大戶的，你們……
- 拴兒（挨了一下，哭嚎）哎喲，我，我餓……
- 思明（拉開明貴，同情地）逃荒的，到別的地方討吃去吧！我們團總有命令，不准逃荒的進案子，你——
- 明貴（推開思明）你他媽的少跟他講道理，（舉起槍，威嚇）你走不走？
- 蘭英（恐縮的）老總！老總！別，別開槍！咱走！咱走！
- 明貴快！快滾！（突然，厲聲地）站住！
- 迎紅（驚）什麼？
- 明貴（兇殘的）你擱的什麼？
- 迎紅我……
- 思明老崔！讓他們走吧！
- 明貴（奸笑）你別管！發了洋財，有你一份。放下！
- 迎紅老總！
- 明貴（撥動槍栓）放下！
- 蘭英（害怕）拴兒爹！快，快放下，讓老總看看……
（迎紅放下破毯捲，明貴亂翻一陣。）
- 明貴（咒罵）真他媽的窮骨頭！（提起籃內小鐵鍋）這鍋還值兩文。
- 迎紅老總！這是咱煮飯用的……
- 明貴不要你的！（把鍋丟回籃中）別他媽的亂嚷嚷。滾！快滾！
- 迎紅對！我滾！我滾！
（遠處傳來噪雜的人聲；明貴走在路口上瞭望）
- 明貴（高興的）老何！從北面山路上，翻下來十多個逃荒的。

走！快擋去，運氣好，發他媽的洋財！（轉身對迎紅）
滾！滾！（順手搶起籃中小鐵鍋，拉着思明向寨子方向跑
下。）

迎紅 老總！老總！（欲追去）

蘭英 （恐怖的拉住迎紅）拴兒爹！拴兒爹！槍，他們會開槍
的……

拴兒 媽！我怕！我……

蘭英 拴！不敢哭！不敢哭！唉——

（唱）天不絕人人絕人，
窮人處處受欺凌；
東南西北都走遍，
遍地都有喪門神。

迎紅 望望山來望望水，
無親無朋無處奔；
望望天來望望地，
誰是窮漢救命星？

（遠處傳過來叫罵聲，鞭打聲，呻吟聲，乞求聲，交雜
成一片。）

蘭英 （驚駭）拴兒爹！你，你聽……

迎紅 拴兒媽！走！咱走！咱快走！

蘭英 走？走到那裏去？

迎紅 （絕望的）走到那裏去？走到那裏去？天……

（迎紅蘭英相對而泣，拴兒伏在迎紅懷裏昏昏睡去。）

天漸漸昏暗下來，玉良玉厚，抗着扁擔拖着疲憊的身子
走上，聽到樹下的泣聲，停步，戚然對視。）

玉良 （長嘆）唉！準是無家可歸的逃荒人！

玉厚 哥！我看看去！（悄悄走向迎紅，親切的）鄉親！

迎紅 （驚起）老總！老總！走！我們這就走……

拴兒（驚醒，大哭）爹！我怕！我怕！

玉厚（懇切的）鄉親！別怕！我們是莊稼漢，你們是——

迎紅（畏縮的）我們？我們是逃荒的，我，我叫高迎紅，從，從橫山逃下來的……

玉厚（關懷的）迎紅哥！天黑了，這溝裏有狼，不敢歇在這裏！

迎紅有狼？（痛苦的）溝裏有狼？那，那咱們走！走！

蘭英拴兒爹！到處都一樣，走！還往那裏走啊！

迎紅（自言自語）嗯！到處都一樣，到處都有狼，往那裏走？往……

玉厚（同情地）哥！咱們能眼看着這四條命——

玉良怎麼能見死不救呢？（豪爽的）迎紅哥！不要急！今天先到咱家吃上喝上點，住一夜，明天再說明天！咱家就在溝岔裏。

迎紅（猶疑）你，你們是——

玉厚（解釋的）別怕！咱們也是受苦人！姓任，名叫玉厚，那是我哥玉良，住在紅杏峯。

玉良（拿過迎紅的破毡捲，搭在扁擔上）走！迎紅哥！只要你能下苦，紅杏峯有的是荒山地，你掬點種上，安下個家，比起你逃來逃去總要好點。

迎紅（絕望中逢到生機，歡喜地）天爺！

（唱）皇天不負受苦人，
半路遇見救命星；
雪裏送炭恩情重，
永生永世不忘恩。

蘭英（拉着拴兒）拴！快！快跪下磕頭！

玉良迎紅哥！迎紅嫂！這可使不得！這可使不得！別折死咱弟兄倆啦！

玉厚 （抱過蘭英懷中的秋兒）迎紅嫂！你歇歇，我來抱！哥！
天大黑了，咱們快走吧！

玉良 對！快走！

（天完全黑了下來！風絞着雪，在空中飛舞着……
從寨樓上，傳過來幾聲單調而沉悶的梆鑼聲。）

——幕徐徐落下——

第二場

時 民國二十一年春。

地 紅杏崙。

景 高迎紅的家。

在半山的溝畔上，左面露出新搭的草棚門，棚前放着三四塊大大小小的石頭。右面是打過梢的荒地，逐漸高起，直達山頂，溝畔上迎風立着一棵吐着嫩芽的楊樹。

幕 棚內正在燒飯，飄出炊煙。

拴兒坐在石頭上摘野菜。高迎紅光着上身，拚命揮着鐵頭，在山坡上斫地，漸漸地，他氣力不支，慢了下來，最後，他坐下，一面擦汗，一面喘氣。

太陽升起，金光萬道，隨風飄來清脆悅耳的鳥鳴。

高迎紅立起，走向溝畔，看着上昇的大陽，聽着清脆的鳥語，望着那無盡的荒山荒地，清泉梢林，臉上露出希望的笑容。

迎紅（唱）這裏天是晴朗天，

這裏地是肥土地；

荒山相連套荒山，

荒地無盡接荒地。

梢溝流水甜又清，

梢山柴火燒不盡；

荒山荒地生萬物，

打下糧食裝滿囤。

（迎紅用草根擦淨瓢上的泥，欣賞着）

鐵頭飛快斫把光，

靠你打梢掬生荒；
 有你黃土變成金，
 有你一家有指望。

（迎紅揮起鬚，迅速的開下去。）

七歲八歲我攔羊，
 十二擺工受淒涼；
 受苦受到三十五，
 還怕你梢根和生荒？

蘭英（聲）拴！

拴兒 噯！媽！

蘭英（聲）吃飯啦！叫你爹回來歇歇。

拴兒 噢！爹！爹！（大聲）爹！吃飯啦！

迎紅 什麼？

拴兒 媽叫你回來！吃飯啦！

迎紅 噢：

（迎紅披上破單衫，抗上鬚，走下坡地，坐在石頭上。

拴兒把石上野菜收入籃中送進棚裏。

蘭英拿着兩個碗，端着一個盆上，放在大石上面，拴兒撿起碗就盛。）

迎紅（關懷的）拴兒媽！秋兒好些了吧？

蘭英（有點恐怖）沒有！秋兒身上燒的火辣辣的，如今又昏昏的睡啦！

迎紅 唉——

拴兒（剛吃進嘴，忽然一口吐出。）媽！苦！飯苦！

蘭英（一巴掌打在拴兒頭上）死鬼！吐！吐！糟塌糧食！糟塌……

迎紅（攔阻）拴兒媽！

拴兒（一頭撲在迎紅懷裏哭嚔）爹！苦！飯苦……

蘭英（傷心落淚）苦命鬼！誰叫你不睜眼！投胎投到窮苦人家來呀！

迎紅 唉！（端起碗遞給姪兒，又勸又哄的）拴！別哭！快吃！等秋上打下糧食，給你撈頓黃米乾飯吃。

蘭英（訴苦）任家弟兄借給的一斗粗糧，早就吃完了，送來的糠，只剩下兩把把啦！昨天尋了點苦菜，摻點糠煮了煮，你還嫌苦，不吃，往後的苦日子怎麼過！

迎紅 唉！別嘮叨啦！再苦的日子也得熬下去。（端起碗盛飯，見蘭英不動）咦！拴兒媽！你怎麼啦！一塊吃麼！

蘭英（懷慘的）不！你先吃！我不餓！

迎紅（站起）不餓？

蘭英（掩飾的）不！鍋裏還有，我等會吃！

迎紅（懷疑地）鍋裏還有？（突然闖入草棚）

蘭英（痛苦的）拴兒爹！拴兒爹！

迎紅（急上）拴兒媽！這，這不成——

（唱）患難夫妻情義重，

有福同享苦同嚐；

你吃樹葉我吃糠，

苦在你身我斷腸。

蘭英 剩下幾把粗穀糠，

留給你們父子倆；

你要掬地下苦力，

不吃五穀熬不長。

迎紅（焦急）你，你身上有病，光吃樹葉怎麼能成？怎麼能活命？

蘭英（苦笑）我在家裏不做重活，吃樹葉樹皮，也就撐過去啦！

迎紅（悲痛而固執的）不！不成！

(唱) 窮漢不怕窮年月，
窮苦光景窮着過；
要死咱們一塊死，
能活咱們一起活。

(迎紅盪好飯遞給蘭英，突然從草棚裏傳來砍兒的乾噠)

蘭英 砍兒醒了！我看看去！你先吃吧！（急下！）

迎紅 （長嘆）唉！（端起碗，慢慢咀嚼着糠，吃完一碗，將盆內殘羹刮在碗內，站起）拴兒媽！拴兒媽！（端着碗下，拴兒收拾盆碗，端下。）

迎紅 （聲）快冷啦！吃吧！

蘭英 （聲）我不餓，你吃吧！

迎紅 （聲）不！不！我吃饱啦！

（陳玉蓮提着一籃穀葉葉上。）

陳玉蓮，二十六歲，任玉良之妻，一個瘦長的農婦，蒼白的臉，配着一雙大而無神的眼睛，顴骨高高突起。他穿着破而發黃的柳條衣褲。）

玉蓮 （唱）去年臘月二十三，
大風大雪飄滿天；
救回高家人四口，
就在咱村把家安。
他家窮苦沒吃喝，
受苦受罪死裏活；
窮人明白窮人苦，
送點糠糶救飢餓。

迎紅嫂！迎紅嫂！

蘭英 （上）玉良嫂來啦！

迎紅 （上）玉良嫂！吃過啦！

玉蓮 吃過啦！

拴兒（提着空籃子上）乾媽！（轉身）媽！我挖苦菜去啦！（向山坡上走去。）

蘭英 去吧！（叮嚀的）可不敢跑遠，早點回來！

拴兒 噢！（下）

蘭英 玉良嫂！你又送什麼來啦！你真——

玉蓮 噯！這真什麼！玉厚昨天到花石寨去，拾回來些糠糍子；我知道你家少吃少喝，送點給你，煮煮吃總比苦菜強。

蘭英（感激的）玉良嫂！你們也窮嘛！我們借你家的鍋呀！碗呀！米呀！糠呀！還沒還呢！你又——

玉蓮 噯！可不要這樣說！我又不是來討債的。

迎紅 玉良嫂！咱一家四口能活命，全靠你家照顧哩！（突然）噢！玉良嫂！玉厚昨天到花石寨去！借下種籽沒有？

玉蓮 借下啦！給你也借下了！

迎紅（喜悅地）老天爺！有活命啦！你坐，我一陣就回來啦！

蘭英 你幹什麼去？

迎紅 我到玉良哥家搗種籽去。

玉蓮 不用去！一會玉厚會送來的。

迎紅 不！不能再勞累玉厚兄弟啦！

（玉厚提一個小口袋走上。）

玉厚 迎紅哥！上那裏去！

迎紅 我正說找你去，你倒來啦！籽種借下啦？

玉厚（放下口袋）這不是。

（迎紅與玉厚看種籽，蘭英與玉蓮低聲談着家常話。）

玉蓮 迎紅嫂！你們闢下多少地啦！

蘭英 够兩垧啦！陰坡那塊大前天掏完了。（指着山坡）這塊陽坡地明後天也不差甚了，今年約摸能掏個三四垧。

玉蓮 噢！（看着迎紅）真是好莊稼能手。

迎紅（高興地）籽飽飽的，不差！不差！

玉厚 迎紅哥！這是三升穀子種，這是二升糜子種。

迎紅 够啦！籽好，籽實在好。

玉厚 （忿忿的）籽不壞！利也不差，借他五升還一斗，真是他媽的死剝皮！

迎紅 玉厚兄弟！不說這些啦！再重死的利還不是得借。

玉厚 （無奈）唉！

迎紅 （幻想地）今年種上兩三垧地，先打個石把糧食糊住嘴，明年春上再掏上個三四垧，往後日子就好過了！

玉厚 迎紅哥！你想的不錯，只怕——

迎紅 怕什麼！

玉厚 只怕地主連這口米飯也不讓我們吃啊！

迎紅 （愕然）什麼？地主！這荒山荒地，天生成的糜！還有什麼地主？

玉厚 迎紅哥！這荒山荒地，還會沒主？那不便宜死咱窮漢啦！這地是團總死剝皮的，到秋上打下糧食，你不找他，他會找你來的。

迎紅 （嘆息）唉！誰叫咱自己沒土地呢？種人家的地，還能不供給人家一點吃喝！

玉厚 唉！迎紅哥，你真是老實人，想的也就太老實了，一點就能填滿那豪紳地主沒底的肚子嗎？

迎紅 （不信）怎麼！他還能刮完咱這口米飯？

玉厚 噫！

（溝裏玉良的聲音在喊『玉厚！玉厚！』）

玉厚 噢！來啦！嫂子！哥回來啦！

玉蓮 迎紅嫂！你忙吧！我回啦！

蘭英 玉良嫂！有空來呀！

玉蓮 噢！噢！

（玉厚玉蓮下。）

迎紅把種籽送回棚裏，又拿上鏟走上山坡。

草棚裏傳出秋兒嘶啞而又短促的哭聲。）

蘭英（咀咒的）死不了的要命鬼，又哭，又哭！（急下）

（迎紅搗地，最初還快，越來越慢，心情焦急萬分）

迎紅（唱）吃不飽來喝不足，

身上沒勁難下苦；

頭昏眼花渾身疼，

搞不快來該怎着？

一家大小要吃喝，

全家死活靠着我；

死要在這地裏死，

活要從這地裏活。

（迎紅咬緊牙關！掄起鏟，拚命開荒。蘭英慌張跑出。）

蘭英（絕望地）拴兒爹！拴兒爹！

迎紅 什麼？

蘭英 秋兒眼看着……眼睛發直臉發青，怕是……

迎紅（怔住）秋兒怎麼啦？

蘭英（低泣）怕是不，不成啦！

迎紅 啊！

（迎紅呆立片刻，突然丟下鏟，衝入草棚，蘭英追下。）

迎紅（聲）秋兒！秋兒！睜開眼看看爹！

蘭英（聲）苦命的秋！苦命的秋！

（空氣是死寂的，哭泣聲時斷時續，從棚內傳出。

突然從山溝裏傳出清脆的鈴鐺聲，驢蹄聲，由遠而近。

朗心奎，手裏拿着一根鐵棍上。

朗心奎，三十八歲，團總史博平的小舅子，人口販子，爲人狡詐、陰險、小矮個、賊眉溜眼、鬼頭鬼腦的，戴着黑軟緞瓜殼，紅結子，穿一身黑洋布緊身褲褂，淡青腿帶；

小圓口鞋。)

心奎 (唱) 我姐嫁給史團總，
我靠團總耍威風；
敲詐拐騙我全會，
吃喝嫖賭是本分。
騎上毛驢四鄉竄，
販賣人口跑的兇；
不管男娃與女娃，
一律硬買到手中。
他爹他媽若不肯，
掏出銀元舉起棍；
一面吓來一面哄，
不賣給我就不成。
轉手賣給山西客，
一個賺他十兩銀；
我做買賣爲利大，
管他骨肉難捨分。

(聽見哭聲) 嘆！哭什麼！是不是死了人啦！讓我看
去！

(心奎正欲走向草棚，拴兒提着半籃野菜，從山坡上
走下。)

心奎 (狡滑的笑) 哎！過來！

拴兒 我……

心奎 噯！別怕！（撫摸拴兒的頭）你叫甚？

拴兒 (畏縮) 我，我叫拴……

心奎 (掏出塊糖) 拴！不怕，吃，吃嘛！你今年幾歲啦！

拴兒 (嚼糖) 十歲！

心奎 你有爹嘛，你爹叫什麼？

拴兒 我爹叫高迎紅，就在棚子裏呢！

心奎 唔！高一迎一紅一（親熱的）拴！跟我進城，吃好的，穿好的，你願意不？

拴兒 我不……

心奎 （惡狠狠的）唔！

（迎紅抱着秋兒，絕望的走上，蘭英低泣着跟在後面。）

拴兒 （連忙跑過）爹！他一

迎紅 （沉痛的）拴兒媽！你別哭！秋兒還有口氣，我找上玉良哥，把秋兒抱到花石寨尋醫生看去，無論闖總放債得多大利，也得借錢把秋兒醫治好。咱們千里逃荒，受苦受難，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了娃娃大人的活命！

心奎 （乘機而入）迎紅哥！娃娃怎麼啦？

迎紅 你——

心奎 （奸笑）是娃娃病了麼？

迎紅 噫！

心奎 （長吁短嘆）唉！這年頭，大人挨凍受餓，娃娃也跟上受罪，唉！可憐！可憐！

迎紅 （懷疑的）你？你是誰？

心奎 （狡詐一笑）怎麼？迎紅哥！你不認識我？

（唱）我今年呀三十八，

我是城裏八大家；

買賣萬事都如意，

美中不足缺個娃。

迎紅 什麼？

心奎 （唱）你娃生成富貴像，

將來定做狀元郎；

跟我進城把書唸，

總比在家餓死強。

迎紅（吃驚）不！娃娃是我的命！

蘭英 拴！

拴兒（鑽入蘭英懷中）媽！我不去！我怕！

心奎（唱）父母養兒十年整，
骨肉情深自難分；
一歲給上一塊洋，
算是你娃報雙親。

迎紅 不！我不要錢，娃娃也不能讓你帶走。

心奎（又掏出兩塊銀元，叮噠的敲）再給加上兩塊，怎麼樣？

迎紅 不！不成！

心奎（冷笑）跟我去，還不勝被你餓死強？

迎紅 不！不！

心奎（咀咒）你忍心看着你自己的娃娃餓死？

迎紅 噫！死也要死在一塊。

心奎（惡毒的）高迎紅！鬼迷了你的心！好像我不是救他去活，到是害他去死！

迎紅（冷冷的）哼！我知道，我知道到你手裏怎麼活法。

（玉厚上，見狀，悄悄站在溝口。）

心奎（咒罵）高迎紅，你是鬼迷了心，你的小娃眼看着快死啦！你還嫌不夠，還想把大娃也餓死，湊成一對？

蘭英（氣極）你，你胡說，你咒我的娃，你……

心奎（逼上）高迎紅！想一想！到底怎麼樣？

迎紅（固執的）不！不！不！我再窮，也不能把孩子推下火坑。

心奎（勃然大怒）放屁！你怎麼罵人！什麼是火坑，你說？你說？

拴兒（大哭）媽！媽！我怕，我……

玉厚（氣兇兇的衝上）呸！人口販子！我都看見了，你想搶人！你想搶人！告訴你，窮人不是那麼好欺負的！

心奎（驚）你，你……

玉厚 我是山神爺！（用拳頭在他臉上一搥）滾！快點滾！當心我打破你的頭。

心奎（害怕）噯！噯！別！別！做買賣兩相情願嘛！不賣算了嘛！何必用拳頭吓人呀！

玉厚 呸！滾你媽的蛋，老子的拳頭可不認識人。

心奎 對！滾！我滾！

（玉良玉蓮匆匆跑上）

玉良（責備的）玉厚！你，你又怎麼啦？（見心奎連忙陪笑）噢！舅太爺來啦！

心奎（壯壯膽）他是誰？

玉良（莫名其妙）怎麼回事？噢，他，他是我兄弟。

心奎（威風起來）哼！龜子孫！我報告團總，小心你的狗命。

玉厚（衝上前，拍着胸膛）老子就有一條命，什麼都不怕，你敢報告團總動我一根毛，在山溝溝裏碰上了，我幸了你！

玉蓮 玉厚！玉厚！

玉良（恍然大悟，厲聲的）玉厚！你瘋啦！（乞求）舅太爺！我兄弟年輕，不懂事，冒犯了你老人家，你千萬不要記在心上，千萬不要……

心奎 不成！不成！你們打聽打聽去，我舅心奎受過誰的氣，挨過誰的罵，花石川的人，誰不認識我舅太爺！

玉良 舅太爺！你老人家高抬抬手，饒了我兄弟……

玉厚（暴怒的）滾！滾你媽的蛋！記住：你敢動老子一根毛，老子要你的命！剝你的皮，抽你的筋！

玉蓮 玉厚！

心奎（口張目瞪，臉上堆起笑容，順水推舟的）『君子不和小人鬪！』玉良！看在你的面上，我饒了他這個初次，你回去美美的教訓他一頓，下次再這樣可不成！

玉良 是！是！舅太爺！

（朗心牽狼狽竄去。）

玉厚 （恨恨的罵）那真是個龜子孫！土匪！強盜！……

玉良 （教訓的）玉厚！你不要給我惹禍了！這苦頭你還沒吃够？你還……

玉厚 噯！哥！你，你……（急下）

玉蓮 玉厚！玉厚！

玉良 （嘆氣）唉！讓他去！那號二桿子人，一會兒就好啦！

蘭英 （突然，恐怖的）拴兒爹！秋兒怎麼不開啦！你，你看
看……

玉蓮 （關懷的）秋兒怎麼啦？

迎紅 病啦！（揭開蓋在秋兒身上的破布，絕望的）天！

玉良 迎紅哥！迎紅哥！秋兒怎麼啦！

玉蓮 （急上前，摸摸秋兒的鼻子，搖頭）秋兒死啦！

蘭英 什麼？秋兒死啦！（衝上前，一把搶過秋兒）秋兒！秋兒！苦命的娃！你，你答應媽呀！你答應媽呀！

玉蓮 （擦淚）迎紅嫂！別難過！這年頭死了倒痛快，比活着受罪還……

蘭英 （失神地）秋兒！秋兒！媽的好娃！媽的好娃！你答應媽呀！

玉良 （悲戚地）唉！別難過啦！（抱過蘭英手中的秋兒）這年頭，活一天算兩個半天，誰也保不住明天不凍死餓死，唉！迎紅哥！給秋兒裹上點草，埋了吧！

迎紅 嗯！

玉良 迎紅哥！把鬮抗上，走！

（玉良抱着秋兒的屍體下，迎紅抗上鬮蹣跚隨下！）

蘭英 （突然迸出哭聲）秋兒！秋兒！讓媽看一眼，再讓媽看上一眼！

玉蓮（攔住蘭英，忍不住也哭起來）迎紅嫂！迎紅嫂！

拴兒（奇怪地）媽！弟弟死啦？我看弟弟去……

蘭英（一把抱住拴兒）拴！媽的命根子！不要離開媽！一輩子也跟着媽！

（玉蓮悲痛的轉過身，雙手掩面而泣。拴兒含着淚，望着自己的媽。）

——幕急落——

第三場

時 民國二十一年秋。

地 紅杏嶺。

景 高迎紅的家。（同第二場）

秋末，秋風微微吹着，秋陽高掛在天空中。

溝畔畔上那棵楊樹，葉子已經枯黃，隨風在空中飄舞着。

山坡上的莊稼，已經收割完。山坡下堆起個小穀草堆。

草棚外，用木椽架起一個柳條編的小糧囤。

幕 蘭英跪在糧囤旁，餵着糧食，她的病勢已很沉重！不時的咳嗽，但她仍然拚命勞動，她臉上流露出對於未來的美滿生活憧憬的笑容。

蘭英 （唱）土地不虧莊稼漢，
天爺到底睜了眼；
一家指望滿一年，
打下糧食石二三。
秋山秋地一遍黃，
秋天太陽暖洋洋；
飽飽顆子閃金光，
一家大小喜洋洋。

（迎紅抱着一堆選好的藥草頭，從山坡上走下。）

迎紅 （着急）唉！唉！你怎麼不聽勸，這兩天病纔好一點，怎麼又跑到風地裏來啦！

蘭英 我怕你太累啦！我的病好了！不怕！

迎紅（奪過簸箕）不怕，出了岔子，怕就晚啦！

蘭英 你歇歇！我來，這活不重。

迎紅 拴兒媽！你，你聽我這一次勸，好不好？

蘭英（無奈）好！

（迎紅把蘭英扶入草棚！上，量上一斗糧，抗上欲走）

迎紅（叮嚀）拴兒媽！我給玉良家送斗還糧去，你照顧着外面啊！

蘭英（聲）噢！

（玉厚手裏拿着一搭紅綠傳單，匆匆走上，與迎紅撞個滿懷。）

玉厚（忙將傳單揣入懷中）迎紅哥！你到那裏去？

迎紅 給你家送糧去！

玉厚 噯！誰叫你送糧呀！咱們又不是豪紳地主麼？

迎紅（誠摯地）玉厚兄弟！去年冬天咱們來，要不是你們借給我糧食，那我們還能活到今天？如今打下糧食！不還，還算有人心呢？

玉厚（阻止）好迎紅哥哩！快別這樣，你的光景我還摸不着底子？總共打了一石來粗糧，一家人一年還怕不够吃，你還……

迎紅（急接）好兄弟啦！你們也困難麼！

玉厚（奪過斗，往國裏倒）嘖！嘖！咱弟兄還能刮你這口米飯？

迎紅 玉厚兄弟！這，這怎麼成，這……

玉厚 怎不成？（小聲的）迎紅哥！糧食分開藏，不要放在一塊。

迎紅 怎麼？

玉厚（鄭重地）這幾天國總死剝皮，怕要下來收租啦！當心刮完你這幾顆糧食。（熱心地）迎紅哥！我來幫你藏。

迎紅（老實地）唉！不用！咱們一輩子也沒說過一句謊，怎麼

能這樣做！

玉厚 好迎紅哥啦！老實是要看對誰嘛！豪紳地主，他祖宗八代就不老實，你對他老實，那不太傻啦！

迎紅 （不以爲然）玉厚兄弟，他不老實是他的錯，咱可不那樣。

玉厚 （又氣又急）唉！迎紅哥！你吃了豪紳地主半輩子虧了，你還沒吃够？

迎紅 （低頭，默默無語）

玉厚 （無奈的長嘆一聲）唉——

（山頭上傳來一聲悠揚的口哨，玉厚匆匆的走下）

（天氣悶熱，在天邊上飄起幾塊烏雲，雷聲隱隱傳來。）

迎紅 （望天）好悶人的天，怕要下雨啦！拴兒媽！

蘭英 （聲）噢！

迎紅 拴兒到那裏去啦？

蘭英 （聲）到地裏拾穀穗去啦！

迎紅 怎麼這會還不見回來！不要淋了雨！

（溝裏玉良喊玉厚的聲音由遠而近。）

玉良 （急上）迎紅哥！看見玉厚沒有？

迎紅 纔在這裏，這會不知到那裏去了！

玉良 （埋怨地）唉！玉厚這些時，不知什麼鬼迷了心啦！白日黑裏在外邊亂竄，如今雨快來啦！糧食還灑在場上，他又不知竄到那裏去了！

迎紅 我幫你拾掇去！年輕人，就愛竄！

玉良 （膽怯的）竄，我倒不怕，我怕——

迎紅 怕什麼？

玉良 （小聲的）我怕……迎紅哥！可不敢對外人說啊！聽說咱們這裏出了什麼共產，衙門裏正在抓呢！我怕玉厚……

迎紅 （安慰的）玉厚是老實人，不會跟着去闖的。

玉厚 (從山坡上走下) 哥!

玉良 (不滿的) 快下雨啦! 糧食還堆在場上, 你又竄到那裏去啦!

玉厚 我…… (掩飾) 哥! 雨快來啦! 咱們快拾掇去吧!

迎紅 別說啦! 糧食要緊! 走!

玉良 迎紅哥! 玉厚回來啦! 你不用去啦!

迎紅 (拿起口袋) 人多手衆好幹活, 走! 快走!

玉良 (擋住迎紅) 糧食不多, 一次就掙回來啦! 你在家照看迎紅嫂吧!

(玉良玉厚匆匆走下, 迎紅感動的望着他倆的背影。)

迎紅 好人, 真是好人!

(唱) 他家待咱實在好,
引咱走上活路來;
借糧借鍋又借獸,
這纔把家安下來。
救命恩情如山重,
千里相遇成弟兄;
窮漢明白窮漢苦,
窮漢能知窮漢心。

(天邊烏雲漸漸升起, 雷聲漸漸響大。)

迎紅 (望望天) 大雨就要來啦! (焦急的) 拴兒怎麼還不回來? (急忙收拾起口袋、斗, 察看草堆, 拖草蓋糧囤, 然後跑上山坡, 大聲喊叫) 拴! 拴!

(張寶盛匆匆跑上。)

張寶盛, 二十一歲小伙子, 寬前額, 厚嘴唇, 兩道又黑又濃的眉, 說話聲音響亮。他穿着藍布褲褂, 光頭、赤足, 攜着一口袋糧食, 匆匆跑向山坡, 與山坡上下來的迎紅撞在一起。

迎紅 唉！快下雨啦！你到那裏去！

寶盛 （緊張）死剝皮來啦！死剝皮來啦！

（寶盛揹着糧迅速走上山坡，山溝裏傳來叫罵聲、鞭打聲、乞饒聲，混成一片，迎紅恐怖的走向溝畔張望。）

迎紅 這，這是怎麼回事？

玉厚 （跑上）迎紅哥！迎紅哥！

迎紅 什麼？

玉厚 快！快藏糧，團總死剝皮來搶糧啦！

蘭英 （急上）什麼？

玉厚 團總死剝皮來啦！挨門逐戶逼着要租子要糧款，馬上就要到我家啦！你們的糧快藏起來，要不辛苦了一年，連一顆也剩不下啦！

（玉厚跑到穀草堆後挖坑，迎紅夫妻默默觀看。）

玉厚 迎紅哥！快！快搬糧食！

（迎紅蘭英恍然大悟，用斗用簸箕搬了兩次。）

玉厚 成啦！成啦！裝不下啦！（急忙把坑埋好，用腳蹀平，在上面蓋上碎草）看不出啦！（再三叮嚀）迎紅哥！任他們再怎樣吓唬，也不敢說，受一年苦，就全靠這幾顆糧救命啦！

迎紅 （悲哀地）嗯！

蘭英 唉！天呀！

（突然傳來玉良尖銳的慘叫聲、玉蓮的哭聲，混雜着鬨笑聲、辱罵聲。）

玉厚 （驚慌的）啊呀！（迅速向溝衝下，但馬上止步，緊張的）來啦！來啦！死剝皮來啦！

（史博平、王老虎、朗心奎、崔明貴、何思明、周寶中上。）

史博平四十五歲，花石寨的團總，矮胖個、三角眼、濃

眉、小八字鬚，鼻翼下有兩道深紋，嘴角下垂，臉黃而浮腫，他穿着灰綢襖袍、皮底鞋、戴着紅頂子瓜殼帽，一手拿着手杖，一手搖着紙摺扇。

王老虎，四十歲，民團隊長，矮個、又瘦又乾、一臉橫肉，長滿了酒刺，眼光兇狠，他穿着新黑制服，揹着匣子槍，飄着大紅綢子。

朗心奎，換了藍布長衫，黑禮帽，手裏拿着算盤，挾着賬簿。

崔明貴，打着黑布遮陽傘，尾隨史博平之後，左手上搭着狐皮大氅和花毯，揹着暖水瓶。

周寶中，三十歲，塌鼻子，眼睛嘴角有些下垂，一臉卑鄙兇殘之氣，他提着斗，揹着馬拐槍。

何思明，揹着馬拐槍，拿着蕪袋。）

博平（怒氣未平）呸！龜子孫！

（唱）好說好商量，
不如一馬棒；
窮漢天生骨頭賤，
不打不罵不舒坦。

（殘酷的狂笑）呵哈哈……（突然，張開嘴大打呵欠，眼淚鼻涕，油然而下）來啊！

（崔明貴急忙在石上鋪好花毯，朗心奎扶史博平坐下，王老虎從身上掏出兩個煙泡子，崔明貴取下暖水瓶倒開水。史博平吞下煙泡，潤了兩口水，又燃起一支紙煙，精神大振，一眼瞅見畏縮的高迎紅，收斂了笑容。）

博平（慢吞吞的）嗯！你叫高迎紅吧！

迎紅（畏縮的）是，是，老爺！

博平（皮笑為不笑）嘿嘿！高迎紅！你種穀忘了地主人啦！

心奎（冷笑）你還認得我吧！這是團總老爺。你種的地，就是

老爺的。

博平（厭煩他打岔）心奎！（轉向迎紅）別怕！過來！我跟你說話！

迎紅 是！老爺！

博平（陰險的）高迎紅，你借我的種籽，發了財啦！如今打下糧食，怎麼不連本帶利給我送去啊？

迎紅 是，老爺！

博平（嘿嘿一笑）高迎紅！你掏我的荒山地，發了財啦！如今打下糧食，怎麼不把租子給我送去啊！

迎紅 老，老爺……

博平（滿嘴仁義道德）人要憑良心啊！沒有我的地，沒有我的種籽，你還能發財？今年你打下多少糧，至少有個八九十來石吧！

（唱）借我穀子種，
掏我荒山地；
繳我租子還我利，
這不公平又合理？

迎紅 老，老爺！（自言自語）這，這荒山地……

博平（狡詐的笑）這荒山地怎麼還有主人，是不是？

（唱）祖宗傳給我，
皇帝封給我；
這裏荒地全歸我，
我是主來主是我。

老虎（厲聲地）你知道了吧！你想領租子？

博平（制止）王隊長！高迎紅是新戶，不識規矩，一說就明白了。（轉向迎紅）是不是？

迎紅（哀求地）老爺！我……

博平（狠狠地）對！你說！你打算交多少租？（故意的）交一

石不算多吧！

迎紅（訴苦）老爺！咱拚死賣命，起五更睡半夜，纔開下兩垧多荒地，打下够一石糧，怎麼能……

博平（大聲制止）够了！够了！我不是聽你來哭窮的，你說，你打算交多少？

迎紅（乞求地）老爺！你……

博平 真他媽的不識人抬舉，賤骨頭，（變了臉）高迎紅，私憑文約官憑印！你種我的地爲甚不立約啊？這叫私種，這叫侵佔土地，這算犯民法，犯民法要坐牢監……

迎紅（恐懼的）這……

博平（進一步威嚇）你私種我的土地不說，你還敢抗租，這算犯刑法。罪犯到刑法，就該殺頭，你怕不怕？

老虎（裝腔做勢）團總！莊稼漢就是他媽的天生賤種，給他說好的，白費精力。（一把抓住迎紅）好！高迎紅！你有膽子，你敢侵佔團總的土地，你敢抗租，我們闖不過你。走！到衙門說理去！

迎紅（害怕、哀求）老爺！老爺！我，我就沒敢說不交贖！

博平 王隊長！對！高迎紅！你說交多少？

迎紅 我……

老虎（厲聲地）你私種團總土地，該多交，交一石！

迎紅 一石？

博平（和顏悅色）高迎紅，看在你新戶的面上，照顧你，交上八斗算啦！

迎紅（心痛欲絕的）老爺，這，這不成，咱交不起，交不……

博平（故意打斷他的話），高迎紅！你真是好莊稼漢！真是——（奸笑）出款方面贖！按最低層層給你攤，好不好？

迎紅（昏眩）出款！

博平（奸笑）是啊！零打碎把全歸在裏頭，只叫你出上十吊

錢，你說好不好？

迎紅（絕望中掙扎）好老爺啦！你要了咱窮人的命呀！

博平（暴怒的）放屁！我要的是糧，誰要你的命。

迎紅（痛苦的）老，老爺！殺，殺了我，我，我也交不出來……

博平（破口大罵）壞種！你嫌少？再添些。

（唱）狗咬扇屎人，

不識照顧心；

按着賬本算一算，

少我一文也不行。

心奎！按賬算一下，該多少就多少！少一顆也不行。

心奎（卑躬的）是！是！（展開賬，手指撥着算盤子，流水似的）維持費四吊，白地款二吊八，白地稅兩吊，警察費吊五，政務警察費一吊四，學校款一吊二，年節費一吊三，燈油費八百，總共十五吊，合粗糧四斗，外加地租八斗，再加春上借種籽五升，利息五升，總共要交粗糧一石三斗整。聽見了嗎？一石三斗，一石三斗整。

迎紅（再不能忍，吼叫）好老爺，咱的家道真是『碟兒舀水，一眼就看到底呀！』咱今年一滿也不過打了一石糧！

老虎（氣兇兇的給迎紅一耳光）媽的，你是什麼臭包腳布子，喊叫什麼呢？你抗租，你——

迎紅 老爺！不是咱抗租，實實在在是出不起呀！

博平 呸！真是他媽的壞子子，真是——

（唱）秀才遇見兵，

有理講不清；

快拿口袋快拿斗，

快到國裏把糧盤。

（烏雲遮住太陽，秋風習習的吹來。朗心奎帶上何思明

周寶中去盤糧，迎紅蘭英欲上前去攔擋。）

老虎（拔出槍，威嚇地）別動！當心你的腦袋！

博平 快！快盤！雨快來啦！（打了個大噴嚏）

（崔明貴小心機靈的，給史博平披上大氅，燃上紙煙。

何思明周保中，揹着兩口袋糧下，又上，朗心奎跑進草棚，半响跑出。）

心奎 都盤完了只有七斗糧。

博平 胡說！定是龜子孫把糧藏起來了！（逼向迎紅）你說！你說！你把糧藏到那裏去了？

迎紅（畏縮後退）我……

玉厚（警惕的）迎紅哥！

迎紅（堅決的）就打下這麼多！就這麼多！

博平 放你的屁（冷笑）頭荒地，打糧多！（故意誇大的）你今年至少能打下八九十來石，你當我不懂，你當我不知，嘿！說，快說！藏在那裏啦！

迎紅 我沒藏，真的沒有藏！

博平 狗東西！你不說！（命令的）綁起來！

老虎 對！綁起來！

（周寶中撲向迎紅，三把兩把綑個結結實實。）

博平（奸笑）怎麼樣？你說不說？啊？好狗日的！你不說！你還不說！給我打！往死裏打！

老虎（解下皮帶，邊抽邊罵）媽的臭×！你說不說？說不說！

迎紅（不聲不響的掙扎）

博平 狗日的要死狗！給我往死裏打！

蘭英（跪下）老，老爺，不要打他，我，我說！

玉厚（着急）迎紅嫂！

博平（給玉厚一手杖）不許你說！（向蘭英）對！你說！

蘭英 我，我說！

博平 先別打！（逼迫蘭英）好！你說！

（蘭英默默的站起，走到穀草堆旁，扒去地上的草。）

迎紅 （焦急的）拴兒媽！

老虎 媽的臭×！你幹什麼！（命令寶中）挖！（周寶中拿起簸就挖。）

博平 （唱）搥磚不搥瓦，
吃硬不吃軟；
窮人天生賤骨頭，
不打不罵不招認。

（朗心奎量糧，周保中何思明抗糧下，又上。）

心奎 沒有了！團總！

博平 差多少？

心奎 （盤算）這兒只有三斗五，還差，差二斗五！

博平 二斗五！不成！今天少一顆也不成！（又逼蘭英）你說！什麼地方還有？

蘭英 再，再沒有了，老爺！

博平 （奸笑）沒有了？能藏一處，準能藏兩處！（威嚇）說！快說！噫！你不說，再給我打！

蘭英 （跪下）老爺！饒命！真的沒有了！

博平 放臭屁！打！再打！

迎紅 （眼內射出反抗的火）好老爺！人心是肉做的，『石子裏榨不出油來』！

博平 （像一條瘋狗，怒吼着衝向迎紅，舉起手杖沒命的打）龜孫子！你說不說？

迎紅 （反抗的）沒有！沒有！就這麼多，打死了也沒有！

博平 （暴跳如雷）你，你是壞東西，是土匪！你私藏糧食，你抗租，你——

迎紅 （吼叫）上有天！下有地，中間有良心，好老爺！你……

博平（奸笑）嘿！『賭咒不靈，放屁不疼』，你不交糧食，送你進衙門，辦你狗雜種，坐監！殺頭！

迎紅好老爺！刀把在你們手裏捏着啦！要殺頭就殺頭，要坐監就坐監……

（風吹着雨過來，雷在頭上開了花。）

博平（殘酷而陰險的）好！你厲害！王隊長！把狗日的送到衙門去，重重的辦！重重的辦一下。

迎紅（一咬牙！一橫心）走！橫豎糧沒出處，命可有拋處！呸！你，你們這些狼心賊！你們這些不殺窮人不富的狼心賊！

（迎紅挺直腰幹，跨着大步走去，周寶中何思明緊隨下。）

蘭英（瘋子般的撲過去）拴兒爹！拴兒爹！

老虎（當胸一拳，將蘭英打倒）去你媽的蛋！

博平（罵個不完）龜子孫！壞種！土匪！……

（史博平急下，王老虎、朗心奎、崔明貴，威風十足的隨下。）

玉厚（衝到溝畔，忿怒地）害民賊！狼心賊！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傢伙？你們這些不殺窮人不富的狗雜種！（雨落下）看！天！天都哭啦！（一聲巨大的雷）聽，雷，雷也在吼了，它要劈死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吸血鬼！

（玉蓮披頭散髮，冒着雨衝上）

玉蓮（絕望）玉厚！快！快回！你哥的腿叫打壞啦！（又哭又罵）千刀萬剮的那些鬼孫子！你們好惡毒呀！

玉厚（大驚失色）啊？嫂子！別哭啦！快回！

（玉厚扶着玉蓮急下。）

（拴兒提着半籃穀穗子，從山坡上跑下。）

拴兒 爹！爹！（見蘭英昏在地上，丟了籃子，撲過去。）媽！

媽！（見他媽不應，大聲哭嚷）媽！我的媽呀！你怎麼啦！

（從山溝裏，有着悲憤而激昂的歌聲。）

『天上有雲呀月不明，
地上有山呀路不平；
河裏有魚呀水不清，
世上的富人殺窮人！』

（風更大了！雨更大了！雷更大了，天要崩了，地要裂了啊！）

——幕徐徐落下——

第四場

時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下旬。

地 紅杏嶺。

景 高迎紅的家。（同第二場）

深夜。淒清暗淡的月光，射在白皚皚的積雪上……。
草棚被雪壓的有些傾斜，糶囤、穀草堆，都沒有了。

幕 （草棚裏有火光，傳出蘭英的呻吟聲。

半晌，玉蓮一手擦淚，一手端着一隻空碗走出草棚，玉良扶着拐棍，一拐一拐的跟在後面，默默無言。）

玉良 （坐在石上，悲傷地）我看迎紅嫂，怕，怕熬不過今晚啦！唉！

玉蓮 （懷疑地）不，不會吧！人還清醒。

玉良 （禱告）天！但願這樣，要不剩下個無爹無娘的孩子，多可憐啊！

玉蓮 （低泣）苦命的迎紅嫂！苦命的……

玉良 （急忙制止）別出聲！病人聽見了難過！

玉蓮 （擦淚）唉！

玉良 （吸煙，默想）迎紅哥是去年八月二十幾叫死剝皮抓走送衙門的？

玉蓮 （盤算）記，記不清了，不是二十，就是二十一。（恐怖地）那天下着大雨，迎紅嫂叫那些害人賊，打昏在雨地裏，淋了半晌後，虧得寶盛回來看見，纔給救活啦！就從那會起，迎紅嫂纔一病不起的嘛！

玉良 （長嘆）唉——

(唱) 迎紅坐牢快半年，
怎還不見放回還；
丟下婆娘揀下娃，
無依無靠好可憐。

玉蓮 (探詢) 唉！你那次去看他，他……

玉厚 他——

(唱) 混身打得稀巴爛，
上着脚鐐和鐵鏈；
問他什麼他不答，
咬牙切齒望着天。

玉蓮 (同情的) 他！他恨呀！

(唱) 他恨衙門不講理，
他恨團總沒心肝；
他恨世道不公平，
他恨老天不睜眼。

玉良 恨！光恨有甚用？刀子在人家家手裏捏着呢！人家要怎樣就得怎樣！

(唱) 衙門八字朝南開，
有理無錢莫進來；
加個罪名抗糧款，
罰做苦工坐牢監。

玉蓮 唉！在牢裏，半年日子，也够熬啦！不死也得脫層皮呀！

玉良 可不是！（沉思，盤算）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迎紅哥坐監也有半年了嘍！該出來了吧！

玉蓮 快出來就好，（抽着煙）要不，一輩子夫妻，連面也見不上啦！唉——

(玉良玉蓮悲戚的對視。

突然，蒼涼悽慘的歌聲，沖破了死寂的山谷。)

『天上有雲呀月不明，
 地上有山呀路不平；
 河裏有魚呀水不清，
 世上的富人殺窮人。』

玉良（一驚）誰？誰在唱？

玉蓮 是，是玉厚兄弟！

玉良（點頭）嚶！是玉厚！他，他又在唱啦！

玉蓮（害怕的）不知怎麼的，我一聽見他唱，心裏就撲通通的跳個沒完，連頭髮根都豎起來啦！

玉良（了解的）嚶！他，他心裏有事！

玉蓮（同情的）他，他恨那些土豪劣紳、貪官污吏。

玉良 他，他年輕、有膽量、有骨氣，他不光恨，他還幹——

玉蓮（驚駭）幹什麼？

玉良（一語道破）他幹共產！

玉蓮（害怕）共產？你，你怎麼知道，他——

玉良 他沒告訴我，我想他是在幹共產，要不他成天成夜瞞着咱們，在外面和一羣年輕小伙子忙來忙去的，忙什麼呀！

玉蓮（恐怖的）天！真怕人！

玉良 那怕什麼！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過去我也害怕，自從死剝皮打壞了我的腿，我把世勢看透了。（激昂的）我，我也想幹共產，殺團總，殺豪紳——

玉蓮 小聲點！（拉着他）不！你不能幹！叫衙門抓住要殺頭的。

玉良（忿忿地）反正一條命，砍了頭也不過碗大個疤，要不，也是叫那些龜子孫慢慢刮死。

玉蓮（乞求地）不，不，你千萬不要走這個險道！苦，只怪咱們命不好……

（棚裏傳出劇烈痛苦的呻吟。）

玉良 迎紅嫂又哼啦！你快回去端碗米湯來，唉！三四天水米不

沾邊成！

玉蓮 對！（叮嚀的）你可不要走開，操心照看着病人，我馬上就來。

玉良 我知道。

（玉蓮匆匆急下。

半晌，遠處有狼叫，玉良打個寒噤，匆匆走進草棚。

半晌，方立德悄悄的走上。

方立德，二十五歲，身穿藍布衣褲，白布包頭，兩眼炯炯有光，爲人精細、穩健、有魄力。

立德向四周張望見無人，輕輕的吹起口哨，不一陣玉厚也悄悄走上，二人匆匆向山坡走去。

玉良悄悄從草棚溜出，注視着他倆的背影。）

玉良 （自言自語）嗯！是玉厚和立德兄弟！（回頭看看草棚，見無動靜，決心地）嗯！就這麼辦！（悄悄追下）

（沉寂半晌，蘭英從草棚裏爬出，扶着門框，顫抖着站起來。身子像一段枯柴，眼睛無光，總是直瞪瞪的盯着遠方，頭髮蓬亂的披在肩上。她搖搖晃晃，蹣跚蹣跚的走到溝畔，扶着樹幹，支持着身體的平衡。）

蘭英 （唱）天有明時月有圓！

拴兒的爹呀！

你怎麼不回還？

路有盡頭天有邊！

拴兒的爹呀！

你怎麼不回還？

丟下拴兒擦下我！

拴兒的爹呀！

你怎麼不回還？

望穿眼來流盡淚！

拴兒的爹呀！

你怎麼不回還？

（蘭英的氣力不支，昏倒在樹下。

寒風送來狼嗥，陰慘慘的。

玉厚從山坡上氣沖沖的走下，玉良苦苦的跟在後面。）

玉良（苦苦哀求）玉厚！正經人做正經事！還有什麼見不得天？

玉厚（冷冷地）哥！你別亂扯！我們什麼也沒有說！

玉良（生氣地）什麼也沒有說？那我的眼窩就瞎着啦！

玉厚（又氣又急）哥！你真是『狗捉老鼠，多管閒事。』（轉身就走。）

玉良（冒火）走！看你們能上天入地、成龍變虎呀！（突然，他追上去，拉住玉厚，哀求地）玉厚！上有天下有地，哥還能害你們？

玉厚 哥！

玉良（咬牙切齒的）這條腿的仇！我還能不報？這種不死不活的日子，我還能熬一輩子？

玉厚（同情的）哥！

玉良（乞求地）玉厚！咱們是親弟兄！你鬧共產，還能把咱關在門外邊！

玉厚 噯！不，不是的，我怕——

玉良 怕什麼？怕哥不牢靠，賣了你們？哥一輩子是個老實人，受主家衙門的欺壓，你還不知道？

玉厚（考慮）哥！你等着我明天和大家商量商量，你對誰都不敢說。

玉良（興奮地）我知道！我知道！

（草棚裏拴兒醒來，哭喊着『媽！媽！』）

玉良（恐怖地）怎麼？迎紅嫂怎麼啦！（趕忙跑入草棚，又面無人色的跑上）玉厚！快！快點上火找！

玉厚 找什麼？

玉良 快，快點上火找，迎紅嫂不見啦！

玉厚（驚愕）啊？（跑進棚去。）

玉良（槌着自己頭）怪我！全怪我！唉！

玉厚（點着麻桿上）哥！給你！

玉良 玉厚！你上坡去找！我下溝裏去找！（慌忙跑下）

（草棚裏拴兒在哭，遠處狼在叫。）

玉厚（走上溝畔，發現倒在樹下的迎紅嫂，向溝下喊叫）哥！快來！快來！在這裏呢！

玉良（急忙跑上）在那裏？在那裏？

玉厚（指着樹下）在這！

（玉良玉厚二人，連忙走過去，伏下身去察看。）

拴兒，光着上身，從草棚裏跑出，撲到蘭英身上，一面搖撼着，一面哭嚎着。）

拴兒 媽！媽！我的媽！

玉厚（悲戚的搖着頭，把自己披着的破羊皮衣給拴兒披上。）
唉！

玉蓮（端着碗急上，驚駭地。）怎麼？

玉厚（悲痛）迎紅嫂死啦！

玉蓮（驚叫）啊！（碗落地打碎，掩面低泣）

玉良（摸着蘭英的胸膛）快！快來！還有口氣，救人要緊。

（玉厚撐起蘭英的身體，玉良捏着他的人中，玉蓮大聲吼叫着。）

玉蓮 迎紅嫂！迎紅嫂！你醒一醒！你醒醒！

拴兒 媽！媽呀！

（漸漸蘭英緩過一口氣，微弱的呼吸着，睜開發直的眼，直盯着遠方。）

玉蓮 天！有救啦！緩過氣來啦！

玉良 拴！你媽有救啦！快不要哭！

玉厚 （機敏的）哥！有人來啦！

玉良 （傾聽）嗯！是的！（奇怪）半夜三更誰？

（玉良懷着驚奇的心情，走向溝口。

高迎紅邁着緩重的步子走上。

他完全變了樣，半年暗無天日的監牢生活，把他折磨成個陌生的人，顴骨突出，眼窩深陷，頭髮鬢子又長又亂，赤着雙足，披着麻袋，但他的眼珠，却炯炯有光，燒着仇恨的火。

玉良被這陌生的人驚住，不住往後退縮，他却一步一步的往前逼。）

迎紅 （辛酸，沉痛）怎麼？玉良哥！你不認得我啦？你……

玉良 （突然撲上去，抓住他的肩。）你，你是迎紅哥！你，你到底回來啦！

迎紅 （悲喜交加）是我，玉良哥！是我回來啦！是我回來啦！

玉良 （悲痛的低下頭）你，你回來的太遲啦！

迎紅 怎麼？

玉良 （用手一指）那裏——

迎紅 （明白一切，慢慢的走過去，跪下）拴兒媽！我，我回來啦！

（拴兒擦乾眼淚，懷疑的望着迎紅。

玉良玉蓮玉厚沉痛的低下頭。

蘭英死死的盯着迎紅，半晌，沒開嘴，似乎要說什麼，可是沒有聲音，她的眼裏忽然滾出兩顆淚，然後緊盯着拴

兒，劇烈的喘着氣。）

迎紅（明白她的意思！用手拭乾她的淚）你，你放心！我要活下去，活下去！一定要把拴兒拉扯大！

玉蓮（流着淚）迎紅嫂！你放心！拴兒有我們照顧。

（蘭英臉上突然泛起感激的笑容。）

拴兒（高興的）爹！爹！媽笑啦！媽笑啦！

（蘭英身子一震，嚥了氣。）

玉蓮（吼叫）迎紅嫂！迎紅嫂！

拴兒 媽！媽！

玉良（絕望的搖頭）完啦！迎紅嫂！她，她走啦！

玉厚（掉淚）人死也死啦！好壞總得弄口棺木裝斂，先把人抬到棚裏去，明天再想辦法。

玉良（點頭）嗯！

（玉良玉厚抬上蘭英屍體進棚，玉蓮拴兒低泣着隨下。

迎紅不流淚也不說話，慢慢走下山坡。）

迎紅（像雷在爆炸）死剝皮！狗衙門，你們這些害人賊，吸血鬼！

（唱）你們害死我的兒，
你們逼死我的妻；
你們搶走我的糧，
你們剝掉我的皮。

不到黃河心不死，
到了黃河把心甘；
天下烏鴉一般黑，
世上富人都兇殘。

（天已漸漸的發白，颳着刺骨的晨風。）

（唱）千仇萬恨燒在心，

世上黑夜有止盡；
任你寒風怎麼猛，
吹不滅我心頭恨。

（玉厚上，見迎紅默默的立着，走上前搖着他的肩。）

玉厚 迎紅哥！迎紅哥！你，你哭上兩聲，這樣難過會鑿出病來的。

迎紅 （甩開他的手）不！我哭不出！哭不出！我——
（唱）恨上加恨仇加仇，
一點一滴記心頭；
血債血仇用血洗，
我要報仇我要走。

玉厚 （一把攔住）迎紅哥！你，你往那裏走？

迎紅 （暴怒的）放開我！放開我，我要走，我要找共產，我要幹，我要報仇！

玉厚（驚訝的）共產？你怎麼知道，你——

迎紅 在牢監裏！在牢監裏！那個被槍斃的共產說的，他說共產是窮人的救命星，他說共產要給窮人報仇除恨，他說共產要把窮人變成人，變成天底下的主人！

玉厚 幹共產，你不怕殺頭？

迎紅 不怕！我不怕！我要和他們、和那些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那些害人賊、狠心鬼！拚個死活！拚個死活！

玉厚 那你走到那裏去找共產呢？

迎紅 （幻想地）深山野窪、山南海北。

玉厚 （誠懇地）迎紅哥！共產不在深山野窪、山南海北。

迎紅 （追問）在那裏？在那裏？

玉厚 （有力地）在窮漢堆裏，那裏有窮漢，那裏就有共產！

迎紅 （一把抓住玉厚。）那——你？你是誰？你是誰？

玉厚 （截釘斷鐵地）迎紅哥！我知道你的苦，我明白你的心，

我對你實說了吧！我，就是個共產。

迎紅（狂喜地）什麼？你是共產？

玉厚（點頭）嗯！

迎紅 玉厚！好兄弟！（抱住玉厚）我跟着你走！我跟着你幹，我要報仇！

玉厚 對！竊漢一道走，一道幹！殺盡那些害人賊，報仇除恨！

（天亮了，東方泛起太陽的紅光，遠處有幾聲雞啼。

迎紅望望天，望望地，眼睛裏充滿了復仇的火焰。）

迎紅（有力地！一字一頓地）天亮了！太陽出來，雪就消了！

——幕落——

第五場

時 民國二十三年秋末。

地 紅杏嶺。

景 高迎紅的家。（同第二場）

草棚更加傾斜，破爛，有兩根木椽從側面支撐着，纔不至倒塌。

山坡下，草棚邊，橫七豎八的堆着幾捆穀草，一切顯得混亂與蕭條。

幕 正是中午。高迎紅坐在石頭上，默默地吸着旱煙。拴兒，坐在山畔的楊樹下，用細柳條編着小筐子，盡情的唱着山歌。

拴兒 （唱）前山糜子後山穀，
那裏想起那裏哭。

天乾地旱糧款重，
金黃米粒歸富人。

血汗種來血汗澆，
窮漢到頭兩手空。

牛馬生活不能忍，
窮漢齊心要鬧紅。

（趙百忍，口裏含着煙管，匆匆走上。）

趙百忍六十歲，腰微弓，雪白的鬍子，腦後拖着一條豬尾巴似的辮子，一雙小眼睛，不時的眯着，閃着猶豫之光，說話聲音有點顫抖，爲人膽小怕事，他穿着一身較新

的藍布衣褲，披一件舊棉襖，戴着瓜殼帽。）

百忍（制止地）拴！唱，唱不得！

拴兒（天真地）怎麼？爺爺！

百忍 叫衙門裏的人聽見啦！（加重語氣）要砍腦袋！

拴兒（嬉皮笑臉地）我不怕！

（唱）紅軍哥哥快來臨，

打開寨子殺豪紳。

百忍（無奈何）唉！（睽見迎紅在微笑，責備地）迎紅！你也不管教管教拴？砍了頭就遲咧！

迎紅（解圍）拴！別唱啦！到溝裏搗點柴給爺爺燒水喝。（上前扶住百忍）趙大叔！你坐！

拴兒（做個鬼臉，跑下。）

（唱）紅軍來了世勢新，

分糧分地享太平。

百忍（搖頭嘆息）唉！

迎紅 趙大叔，今天天氣暖和，你老人家上來串啦！

百忍 唔……今天心裏煩得很！（焦急地）迎紅！玉良一大早上花石寨，這會啦！怎麼還不見回？

迎紅（心中亦很焦急）是麼！太陽快偏西啦！該回來了麼！（走向溝口張望。）

百忍（自言自語）唉！如今的年月，真是越熬越苦，一年不如一年啦！

（唱）今年間，歉收成，百姓遭難，

史團總，催糧款，限期交完；

咱百姓，沒吃穿，自顧不上，

那有錢，出租子，繳糧納款。

貧農會，要發動，抗糧抗款，

這辦法，真叫做，老虎吃天；
史團總，力量大，有槍有勢，
拿雞蛋，碰石頭，命難保全。

昨夜裏，全村人，議論紛紛，
到後來，推玉良，去求團總；
但願那，史團總，大發善心，
免去了，糧和款，救咱窮人。

迎紅（慢慢走回）趙大叔！你老人家又在想什麼？

百忍 我，（猶豫而又希望地）迎紅！你說，玉良代表咱村上，
去求團總免租、免糧、免款的事，有望沒望？

迎紅（冷冷地）有望沒望？指望那些死剝皮發慈悲、救窮人，
那是做夢。昨兒晚上我這麼說，今天還是這麼說，死剝
皮——

（唱）棺材裏，伸雙手，死命要錢，
石頭裏，他還要，榨出油星；
去求他，免糧款，準要碰釘，
死剝皮，定不會，免收分文。

百忍（幻想）唉！這也說不定，今年的年成，他也看見的麼？

迎紅（嘆氣）唉！趙大叔——

（唱）死剝皮，他怎會，便宜咱們？
你不要，把老虎，當成善人；
人不到，黃河邊，不會死心，
事逼到，頭頂心，自會想通。

百忍（失望）唉！這不是要咱窮漢的命麼！今年沒收成啊！

迎紅 是麼！反正沒收成，咱們不能交了租子糧款，自己餓肚子
呀！

百忍 唉！

迎紅（鼓勵地）要活命，就不能交租子糧款，把幾顆救命糧，都送給死剝皮。

百忍（點頭）嗯！怎麼辦呢？

迎紅（有力的）抗糧抗款？

百忍（驚）抗糧抗款！

迎紅（肯定的）嗯！就是玉厚兄弟，昨天晚上說的那個辦法，文的不成，咱們就來武的，只要咱們跟上貧農會走，保管沒錯。

百忍（搖頭）不成！不成！（猶豫）迎紅！說句實心話，就怕——

迎紅 怕什麼？

百忍（不安地）怕，怕貧農會不頂事！

迎紅 怕就怕咱不齊心，只要大家齊心，聽玉厚兄弟的話，貧農會可能頂大事啦！

（唱）萬里的，古長城，鐵樣堅硬，
一塊磚，一銚土，慢慢砌成；
咱大家，一條心，硬過長城，
那怕他，死剝皮，龜子龜孫。

百忍 唉！話這麼說容易！人家史團總有錢有勢，咱們窮漢再怎也鬪不過。

迎紅（耐心地）趙大叔！『衆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齊心力量大嘛！死剝皮有天大本領，也鬪不過咱們——

（唱）他軟來，咱講他，看看年成，
反正是，沒收成，不交分文；
他硬來，想動手，殺害咱們，
咱大家，先下手，要他狗命。

百忍（固執地）不成！這不成！這會鬧出亂子來的！

迎紅（忿忿的）鬧出亂子怕什麼？鬧大了，咱們就抗上紅旗，

打纏子孫——

百忍（急忙制止）迎紅！小聲點！

迎紅 趙大叔！你真是——

百忍 唉！各人有各人的難處，咱不能和你比！

（唱）你沒家，又沒地，無牽無掛，
咱還有，一孔窩，十來垆地；
抗成了，自然是，人人歡喜，
抗不成，怕團總，剝咱的皮。

迎紅（恨恨地）死剝皮想剝咱的皮？那是他做夢，咱還要剝他的皮呢！

百忍 人家有錢、有勢、有槍、又有團丁……

迎紅（充滿着崇高的敬意）咱們有槍、有紅軍！

百忍（驚喜）紅軍？（搖頭）紅軍離咱們這裏遠着哩！

迎紅（肯定地）可總有一天，紅軍會打到咱們這裏，來救咱們的。

百忍 但願紅軍早點打來！咱們窮漢就有救啦！

（拴兒揹着一小捆柴，興高采烈的跑上。）

拴兒 爹！玉良叔叔回來啦！

迎紅（喜悅地）回來啦！（急走向溝畔）噢！是的，是玉良哥回來了。

百忍（向天祈禱）阿彌陀佛！但願團總，大發善心，把今年的租子糧款免了，要不，窮漢真沒活法啦！

（一陣亂雜的脚步聲，在玉良氣沖沖走上，方立德、張寶盛、陳玉蓮、劉萬成及男女羣衆，相繼而上。）

百忍（迎上前）玉良！你回來啦！

玉良 回來啦！迎紅哥，玉厚呢？

迎紅（注視着玉良臉上的傷疤）玉厚兄弟到榆樹溝去啦！一會就回來！（關懷地）玉良哥！你臉上怎麼啦！

- 玉良（摸著傷，咬牙切齒地）他媽的！死剝皮，龜子孫——
- 百忍（焦急的）玉良！事情辦的怎麼樣？辦成沒辦成？
- 玉良（冷冷地）辦成？你去了也許能辦成！
- 百忍（嫌他頂撞）噯！玉良！你怎麼啦！
- 玉良（忿忿地）我怎麼啦！我快叫死剝皮打死啦！
- 玉蓮 你這麼氣沖沖的幹什麼？有什麼話，慢慢說麼！
- 立德 是麼！大家也不要急，聽玉良哥慢慢的說！
- 玉良 唉！（坐下）
- 百忍 玉良！到底團總答應沒？
- 玉良（怒氣未息）答應個毬！死剝皮還有那樣的好心腸。
- 萬成 天！這不是要咱全村的命嗎？
- 寶盛（快人快語）他媽的，他要咱的命，咱就跟他拚，反正租子糧款交不上！
- 百忍（教訓口吻）噯！寶盛！『禍從口出』，說幾句氣話頂什麼用？
- 立德（微笑）趙大叔！這不是氣話，這到是個好辦法。
- 百忍（不滿地）你們年輕人！三句話不離個『拚』字！真是——（轉變話題）玉良！你說！還是你把事情從頭到尾給大家說一說！
- 萬成 對！對！
- 玉良（忿忿地）有什麼說的！天塌下來！黃河水清了！死剝皮也不會便宜咱窮人。（抱怨地）昨天玉厚和立德就說不成！大家還不信，非要推上我去挨拳頭——
- 百忍（焦燥地）到底事情辦的怎麼樣麼？你告訴大家一下麼！
- 羣衆 是麼！是麼！
- 迎紅（話裏有話）玉良哥！你平平氣，大家推你給全村辦事，自己受多少氣，吃多少虧，都不提啦！事情辦的是好？是壞？你從頭到尾說給大家聽聽。

立德（急接）對嘛！火燒到眉梢上，大家總得想辦法對付死剝皮嘛！

玉良（明白迎紅立德的話）唉！人不到黃河心不死！對！我把事情從頭到尾給大家說一說！

羣衆 對！對！

玉良（壓着心中的憤怒）今天一大早，我就趕進了寨子，死剝皮那時還沒起，我就坐在院子裏等，等了他媽的三四柱香工夫，太陽都快到頭頂心啦！死剝皮纔從炕上爬起來，他媽的！又是洗臉，又是喝湯，足足等了半天，纔把我給叫進去……

寶盛（忿忿地）他媽的！臭架子！

玉良我一進窰，就知道事情不妙，死剝皮正躺在炕上抽洋煙呢！臉鐵青鐵青的。見我進去，一骨碌坐起來，劈頭就問……

萬成 問什麼？

玉良『任玉良！你空着手來幹什麼？你欠我的租子，還有衙門裏的糧款，怎麼還不給我送來呀！』

寶盛 真他媽的鬼氣……

百忍（不耐煩）寶盛！你別打岔！

玉良我見他口氣不對勁，連忙陪着笑說：『團總，今年年成不好！租子糧款又加重啦！村上選我來求你老人家……』我纔一開口，龜子孫提着煙槍，從炕上一跳，跳到我面前，眼瞪的有銅錢大，氣呼呼的說……

百忍（急問）說什麼？

寶盛（粗聲粗氣的）趙大叔！你也別打岔！

玉良（再也抑壓不住，憤怒）他說：『任玉良！說話別拐灣犄角，今年的租子糧款，你們打算怎麼樣？』

萬成 噫！你怎麼說的？

- 玉良（咬牙切齒）我說：『求你老人家抬抬手，免了今年的租子糧款……』他媽的！我話還沒說完。龜子孫舉起煙槍照我頭上就打！（用手摸着臉上的傷。）
- 寶盛（怒）『雷公打豆腐，撿軟的欺。』龜子孫太把咱窮人不當人啦！
- 迎紅（恨恨地）玉良哥是爲咱大家辦事！龜子孫打玉良哥，就是打咱們大家。
- 羣衆（騷動）龜子孫！太欺壓人啦！
- 百忍（厲聲制止）別嚷！別嚷！聽玉良說完麼！
- 玉良（平平氣）爲大家辦事！咱挨了打是小事。租子糧款是大事！
- 百忍 嗯！他。他怎麼說？
- 玉良（怒上心來）他說：『你們村上的租子糧款。限今天一齊交清，老老實實的給送到寨子裏來。我一會就派王隊長帶人來催，誰家少交一顆，就要抓人，送衙門、坐牢監！砍腦袋！』
- 羣衆（騷動）他媽的！狠心賊！
- 百忍（望天求助）天！可憐可憐窮人吧！
- 寶盛（粗魯的）趙大叔！天沒耳朵！叫不應！
- 萬成 唉——只有死路一條啦！
- 寶盛（快人快語）反正只有一個死！咱們和龜子孫拚了！
- 百忍（教訓的）拚！說的到容易！人家手裏有槍！『一個老鼠壞一鍋湯』！你一個人惹禍，全村十來戶人跟着遭殃！
- 寶盛（又氣又急）噯！趙大叔！你——
- 萬成（猶豫地）寶盛兄弟！趙大叔的話，也有道理！
- 寶盛（激動地）道理！死剝皮會給咱們講道理？玉良哥打壞腿，迎紅哥坐牢監，你們忘了？
- 立德（解勸）別吵！別吵！『三個臭皮匠，頂上一個諸葛

亮。』咱們大家再想辦法對付死剝皮獠！

迎紅（直截了當）辦法？辦法就是硬抗！

百忍（長輩口吻）硬抗？鬧出亂子誰敢擔當？

羣衆（騷動）趙大叔！你有什麼辦法？你說說你的辦法？

百忍（胸有成竹地）辦法？還是我昨天晚上說的：求！再去求！一次不成求二次，一個人不成大家求。

寶盛（氣極）你求去！你一個人求去！我是不幹啦！他媽的！求死剝皮免租免糧款，比求嗑吧說話還難。

萬成（猶豫地）趙大叔！寶盛兄弟的話也有道理！

羣衆 對麼！

百忍（板起面孔）對什麼？鬧出亂子，全村十來戶人命可不是小事，還是慢慢的去求！

寶盛（暴躁地）慢慢去求？死剝皮今天就要糧食，交不清就要抓人！趙大叔！你真是越老越糊塗啦！

百忍（氣）寶盛！你，你說話怎麼沒大沒小的！啊？管教起我來啦！

（任玉厚，急忙忙從山坡上走下。）

迎紅（喜悅地）好啦！好啦！玉厚兄弟回來啦！

玉厚 哥！你回來啦！（看看大家的臉色，明瞭一切）哥！求死剝皮免租免糧款的事，沒辦成吧？

玉良（苦笑）求死剝皮免租免糧款！那還不是『瞎子點燈』。

萬成（焦急地）一會王老虎就要來催糧啦！死剝皮限今天交清，少一顆就要抓人，玉厚兄弟！你看怎麼辦？

玉厚（沉着地）是啊！大家看怎麼辦？

立德 大家正商量着辦法呢！

玉厚 只要大家齊心商量，就有辦法，誰有辦法誰就說。拴！到溝畔上望着去，有狗腿子來啦，就吼叫一聲。

拴兒 噢！（跑到溝畔樹下張望）

百忍（急忙擠上前）玉厚：你聽我說——

（唱）古人說，有道理，走遍天下，
今年間，歉收成，人人知情；
咱大家，第二次，去求團總，
他還能，眼看着，逼死咱們。

迎紅 唉——趙大叔——

（唱）死剝皮，龜子孫，狼心狗肺，
你和他，講道理，自找吃虧；
不吸盡，咱血汗，他不住嘴，
他管咱，死和活，受苦受罪。

玉良 迎紅哥、說的是、實言真情，

他自己、親嚐過、這種苦痛；

寶盛 趙大叔、你要求、自己求去，

咱不願、再給他、磕頭打躬。

羣衆 對！對麼！

玉厚 趙大叔：你看大家都不願意，誰出頭去求呢？

立德 我看只有趙大叔自己出頭去求！

百忍（膽怯）我……（強振精神）這是救咱全村十來戶人命的
功德大事，我也想親自爲大家去一趟。唉；人上了年紀，
腿不管用，走不動啦！我看還是玉良——

玉良（打斷他的念頭）趙大叔，別往我身上推，再怎麼，我也不
尊的去挨打啦！

寶盛 對麼！要想挨打自己挨去！別再拉玉良哥做替死鬼！

羣衆 對麼！

玉厚 趙大叔！這個辦法行不通，我哥今天不是碰了釘子回來啦
！我看……

百忍 不！不！（硬着頭皮）我。我去——

（唱）千斤的，重擔子，我來擔承，

我馬上，進寨子，去見團總；
勸大家，別性急，慢慢的等，
我準能，把團總，求的軟心。

- 迎紅（無奈地）趙大叔！不成！二次去還不是得碰釘子！
- 百忍（不悅）噯！你就不知道說個吉利話，總是不成！不成……
- 玉厚（考慮）趙大叔！你一定要去，那咱大家也不能強留你，不過吃了虧受了氣。可怪不得咱大家啊！
- 百忍（十分有把握的）放心！放心！我馬上就進寨子去！
- 寶盛（冷言冷語）趙大叔！用不着你去，死剝皮怕你走不動，一會就會派王老虎來找你的。
- 玉厚（嚴肅地）噯！寶盛！別耍笑，這是正經事！趙大叔！等會王老虎來啦！你就代表咱大家去求求他。
- 百忍好！好！大家放心！千萬斤的重擔子我來挑，我來擔。
- 迎紅（驚奇地）玉厚兄弟！怎麼……
- 寶盛（氣忿地）玉厚哥！你是咱貧農會的會長，你，你怎麼……
- 羣衆（不滿地）不成！不成！這不頂事！
- 玉厚（沉着地）不這麼辦怎麼辦？
- 迎紅硬抗！
- 羣衆對！硬抗！
- 迎紅就照你昨天晚上說的那麼辦！狗腿子來啦！咱全村人都站在一塊，他要糧款，咱們都沒有，他要抓人，咱們都不讓。
- 寶盛（粗聲粗氣）他要開槍。（從腰中抽出一把匕首）咱們就先下手，宰了龜子孫。
- 玉厚（堅決地）對！那咱們就準備着收拾龜子孫！
- 羣衆（熱烈地）對！對！收拾龜子孫！
- 百忍（驚奇）玉厚！你，你怎麼一會就變卦啦！
- 玉厚（果決地）我沒有變卦，我是說兩個辦法都用。狗腿子來

啦！咱們先請他看看年成，講道理，求他免租免糧款；他要是不答應，咱們就來硬的。龜子孫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常罵咱莊稼漢野蠻，不講道理。這次咱們就給他來個先禮後兵。大家說對不對？

羣衆 對呀！對呀！

拴兒 玉厚叔！玉厚叔！狗腿子來啦！

羣衆 （騷動）啊？

玉厚 大家別慌。拴兒！來了幾個？

拴兒 （緊張的）兩個！

立德 （迅速走到溝畔上張望）嗯！是兩個，攬着兩桿槍，一長一短，到山脚下啦！

玉厚 大家沉住氣，兩個狗腿子怕什麼？趙大叔！等會你就爲咱大家說幾句話。

百忍 （掩不住內心的驚慌）那自然！那自然！

玉厚 （低聲囑咐）大家要齊心，要大膽，剛纔我到榆樹溝，槐樹灣去啦！和那裏的貧農會商量好了，咱們幾個村子，百十來戶人，齊心抗租抗糧款，死剝皮有天大本領，也不怕他！（堅決地）軟的不成，咱們就來硬的，幹掉龜子孫！

羣衆 （磨拳擦掌）對！

百忍 （焦急萬分）有我呢！千萬斤的重擔子有我來擔，大家千萬不敢硬來，鬧出亂子，全村十來戶人命就完啦！

迎紅 （話裏帶刺）趙大叔！你放心，鬧不出亂子！人人都爲自己的命操心呢！用不着你關照。

立德 噓——別說了！來啦！

（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半晌，王老虎攬着匣子槍，拿着一根軟樹條，威風凜凜上，周寶中攬着馬拐槍，尾隨其後。）

老虎 （死死的盯住大家，愚蠢而狡猾的笑）嘿！我說哩！

(唱) 村裏村外，不見人影，
原來在這，唧唧噥噥；
三個一堆，五個一羣，
偷偷摸摸，幹甚事情？
隊長隊長，操心留神，
這事定要，細細追問；
全村百姓，集合一羣，
不是開會，就是鬧紅。

寶中

老虎 (話裏有話) 是啊！這麼多人集合在一堆堆，幹什麼呀？
(陰險的) 這裏一不是集市，二不是廟會麼！看樣子——
嘿！嘿！(猛然衝向萬成，抓住他的衣領，厲聲的) 看樣子是悄悄的開什麼會，要想造反是不是？你說！你說！你說！

寶中 (狐假虎威) 說！快說！

萬成 (驚慌失措) 我……

玉厚 (鎮靜地) 王隊長！

老虎 (厲聲地) 你他媽的少說話！(奸笑) 你們心裏別發慌，我不是來開會的。

玉良 王隊長！可不能這麼說笑話啊，……

老虎 (打斷他的話) 任玉良！你放心！(狡詐的) 『井水不犯河水』，你們開你們的會，我催我的糧款，我王老虎够朋友，不會『狗捉老鼠，多管閒事』，報告團總要你們的腦袋！不過——(無恥地)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咱弟兄們爲大家辦事，千辛萬苦的跑來跑去，大家也該照顧照顧，給咱弟兄們湊上幾個鞋襪錢，纔算够交情麼！

寶中 (卑劣地) 是啊！咱弟兄們的苦楚，你們也知道。大家湊百二八十不嫌多，三十五十不嫌少。

玉良 (陪笑) 弟兄們的苦楚咱們知道，上次弟兄們來，沒開

口，咱們就送上十來塊響洋！

老虎（冷冷地）上次是上次，上次我又沒見你們一個小錢！

寶中（拍着胸）上次兄弟和隊長都沒來！化錢要化在正處，要化在隊長身上纔！這次，大家看，大家湊，湊上多少算多少！

羣衆（互相對視，默無一言）

老虎（耐不住火氣，尖刻地）真他媽的龜子孫，縮頭縮尾的，把銅錢看成磨盤大，老子不希罕這幾個臭銅片。（擺出隊長架子）公事公辦，我是催租子催糧款來啦！團總有話，租子糧款，今天都得交清，送到寨子裏去，誰家少交一顆，就要抓人，咱們都是混事的，話說在前頭，要不，可別怪咱王老虎不留情面。（奸笑）至於剛才開會的事，那是私事，大家看着辦。

羣衆（默默無語，目光聚集在百忍身上）

老虎（不耐煩的拍着槍）媽的×！怎麼不動！快！快盤糧去！老子沒工夫窮等！

寶中 快！快！

百忍（顫巍巍的走上前）王隊長！

老虎（眼睛一翻）嗯！你有什麼話說？

百忍（苦笑）王隊長！你看，今年收成沒三成，打下糧食，連吃都不够——

老虎（殘酷地）够吃不够吃！不關我的事！媽的×！快盤糧去！

百忍（乞求地）王隊長！求求你，替咱大家在團總面前說上幾句好話，可憐可憐咱們窮漢。

老虎（氣兇兇地）媽的×！少囉嗦！老子管不了這麼多！不交租子糧款，老子就抓人！

百忍 王隊長！咱們交不起呀！你不能見死不救呀！

老虎（用力給百忍兩樹條）媽的臭×！快盤纏去，老子管你死活！

百忍（絕望地）王隊長！這是不讓窮漢活啦！

老虎（暴怒的抽打着）放你媽的狗臭屁！老子揍死你龜子孫！

百忍（痛苦呻吟）王，王隊長……

玉厚（怒沖沖的奪過王老虎的樹條，一折兩段，丟在地上）不能！你不能打人！

迎紅（怒吼）你！你憑什麼打人！

寶盛 告訴你，窮漢不是這嚟好欺壓的！

老虎（一楞，破口大罵）媽的臭×！你們想造反！你們想造反！

寶中 狗日的！造反！造反！

玉厚（理直氣壯地）我們不是造反，我們是要活命！今年沒收成，團總，衙門，不顧我們的死活，反倒加重租子糧款！我們窮漢交不起……

老虎（暴跳如雷）造反！造反！這就是造反！你就是個共產頭頭！（命令的）把狗日的給我綁起來！

迎紅（挺身而出）不許綁！不許綁！

百忍 迎紅！迎紅！（上前阻攔）王隊長！王隊長！

老虎（一拳打倒百忍）媽的臭×！綁！快綁！兩個一齊綁！

寶盛（厲聲地）不許綁！龜子孫！你敢綁？

羣衆（憤怒的）不許綁！不許綁！

百忍（從地上爬起，竭力吼叫）鬧不得！鬧不得！鬧出亂子不得了！（轉向王老虎）隊長！隊長！饒命呀！饒命呀……

老虎（火上加油）綁！快綁！

玉厚（猛然向王老虎撲去）老子跟你拚了！

老虎（眼明手快，往後一閃，拔槍就放）老子要了你的狗命！

百忍（衝上前阻攔）王隊長！開不得槍，開不——

（砰！趙百忍飲彈倒地，羣衆憤怒萬分）

寶盛 （迅速拔出匕首，猛虎似的撲向王老虎）老子宰了你龜子孫。

（寶盛與老虎扭倒在地，玉厚機敏的繳了王老虎的槍。

立德從溝畔上撲下，擰倒周寶中，騎在他身上，一手扼住他的脖子，一手死命的撻，迎紅奪過寶中的馬拐槍。）

羣衆 （齊上助威）打！打死龜子孫！

寶盛 （滿手血污，興奮的翻身站起）龜子孫見閻王啦！龜子孫！你還有今天啊！

立德 （站起踢踢寶中屍體）不動啦！斷氣啦！

玉厚 （命令地）德仁兄弟！你快到溝口放哨去，一有情況快來報告。（叮嚀地）操心點！

（一個農民應聲『是』，跑下。

玉良與迎紅扶起趙百忍，他已受到致命的重傷，胸口中了槍彈，臉色蒼白，混身痙攣。）

羣衆 趙大叔！趙大叔！

玉厚 怎麼樣？不要緊吧！

玉良 （搖頭）沒救啦！

萬成 （驚慌的）玉厚兄弟；狗腿子打死啦！事情沒完呀！死剝皮知道了怎麼辦？

玉厚 （鎮靜地）有辦法！只要大家保守祕密，死剝皮保險不會知道。迎紅哥！寶盛兄弟！天黑了，你們把死狗腿子，擡到寨子跟前三叉路口那裏，把龜子孫吊到大樹上。立德哥！你再用咱紅軍名義寫上一張告示，把王老虎平日爲非作惡，幫助死剝皮霸佔窮漢土地牛羊，殺害窮漢的罪狀，寫上個七八條，貼在樹幹上，警告死剝皮和寨子裏的團丁，死剝皮有膽子有本領，叫他找紅軍去！

羣衆 好！這麼辦好！

萬成（疑懼的）這，這樣，不，不會把事情鬧大吧！

玉厚（堅決有力的）鬧大啦！那怕什麼？咱們紅軍離這兒只有百十來里路，馬上就要開下來啦！只要大家齊心，咱們悄悄組織起赤衛隊，和榆樹溝、槐樹灣的赤衛隊聯合起來，一面保護自己，提防死剝皮逼糧抓人，一面等候紅軍下來，配合紅軍打寨子！活捉龜子孫死剝皮！分土地、分牛羊、分糧食！鬧得他個天翻地覆！鬧出他個新的世勢！話可說在這裏，這事要靠大家齊心！誰都不准透一口風！

羣衆（齊心響應）對！對！

百忍（漸漸清醒，低微而斷續的）對，對……玉厚！我……錯啦！你……們對！你們做的對！再……這樣做……下去！拚！拚！不拚只有死！拚！還能拚出個活路！活……路……（激動的）要活命只有拚！只有拚——（傷口爆發）哎呀……（渾身痙攣，痛苦死去）

羣衆（痛苦的）大叔！大叔！（慢慢垂下頭，沉入悲痛中。）

——幕急落——

第六場

時 民國二十四年春。

地 紅杏嶺。

景 高迎紅的家。（同第二場）

遠山發綠，天空碧藍，顯得那麼高遠，空曠，……

幕 雄雞高唱，太陽出山，天邊浮起朝霞。

高迎紅，披着老羊皮襖，聚精會神的修理着紅纓槍。

張寶盛，埋着頭，蹲在石頭旁，忙碌的磨着大刀。

拴兒，湊熱鬧似的，蹲在寶盛身邊，叮噹叮噹的敲着小斧子。

迎紅 （唱）日日夜夜盼紅軍，

盼來盼去盼到今；

紅軍柳林紮大營，

但願快來救咱們。

寶盛 聽說紅軍到柳林，

家家戶戶喜盈盈；

磨刀擦槍忙不停，

準備配合咱紅軍。

迎紅 盼望紅軍早來臨，

打開寨子報仇恨；

分糧分地開了紅，

咱們窮漢大翻身。

寶盛 （與高彩烈的）是啊！咱們翻身的日子到啦！咱們報仇的日子到啦！咱們——迎紅哥！你說！咱紅軍前兩天就打下

了柳林鎮，怎麼還不見下來打花石寨呀！

迎紅 快啦！總快下來救咱們啦！

寶盛 快下來啦？那就好。（嘩嘩的磨起刀）快把大刀磨的快快的，擦的明明的，等咱紅軍下來，配合上，一鼓勁打開寨子，咱這道花石川，可就明着紅啦！

迎紅 是麼！是麼！（用手試試槍尖，搖搖槍頭，愉快的）寶盛兄弟！你看——

（唱）紅纓槍呀槍纓紅，
頭尖桿長真威風；
打仗衝鋒拿着它，
好似常山趙子龍。

寶盛 （躍起）你的紅纓槍好，我的大刀也不差呀！你看——

（唱）大刀刀大亮晶晶，
背厚刃快真威風；
砍關奪寨拿着它，
賽過金刀老令公。

迎紅 （接過刀）嗯！好刀！好刀！沉甸甸，明晃晃的，砍寨門，最得勁！最好！

寶盛 （粗聲粗氣的）砍籃子孫死剝皮的腦袋瓜子！更得勁！更好！

拴兒 爹！給我看看！給我要要！

寶盛 （吓唬）不敢！這刀會飛！當心砍掉小腦袋瓜子。咦！拴兒！你的寶貝呢？

拴兒 （撅着嘴，拾起小斧）這不是！

寶盛 （打趣）對麼！大人拿大刀！小孩拿小斧頭！

迎紅 （笑）對！這纔對麼！

拴兒 （啾啾眼）咦！別瞧不起！

（唱）我雖沒刀也沒槍，

這把小斧用處廣；

寶盛（故作驚奇）用處廣？有什麼用處？

拴兒（唱）拿在手裏壯壯胆，

寶盛 就只能壯胆子麼！

拴兒（唱）有它總比沒它強。

寶盛（笑）嚯！真是能說會道！臉厚不害羞！

迎紅（拍着拴兒的頭）寶貝，等打開寨子，爹給你找把小馬刀。拴！把磨刀水倒了！把盆送回去！

拴兒 噢！（端盆欲走，停住）爹你別哄人！

迎紅 什麼？

拴兒（頭一歪）刀麼！（調皮地）還沒給，就忘啦！你不是答應給我找把小馬刀麼！

迎紅 噢！別着急！等打開寨子，爹一定給你找把又快又亮的小馬刀。

拴兒 真的？

迎紅（微笑）真的！爹還哄你！

拴兒（高興的順口胡謔，唱起山歌）

（唱）爹爹爹爹真正好，
爹爹給我小馬刀。

迎紅 當心點，打破了盆！

拴兒 不會！

（唱）小小馬刀亮晶晶，
我要做個小紅軍。

迎紅（愉快的笑）『人小心不小！』爹還沒當上老紅軍，你倒想當小紅軍啦！

拴兒（唱）小小紅軍人人敬，
你老人家也光榮。

寶盛 慢點！慢點！當心碰破頭！

迎紅 噯！真是調皮搗蛋！（追上幾步）拴！看看稀飯熬好沒有？沒好！再添上把柴！

拴兒 （聲）噢！

寶盛 （抬頭看天）哎呀！只顧磨刀啦！太陽這麼高，我也該回去吃飯啦！

迎紅 寶盛兄弟！別走，一塊吃。

寶盛 不，回啦！吃過飯我還要痛痛快快的睡一大覺吶！

迎紅 （體貼的）昨天晚上，到寨子跟前貼傳單，今天早上又磨大刀，着實累啦！該好好歇歇啦！

寶盛 可不是，吃飽啦，睡足啦，攻打寨子纔有勁嘛！

（寶盛走下，迎紅坐下，欣賞着自己的武器。棚裏飄出拴兒的歌聲。）

（唱）爹爹爹爹真正好，
爹爹給我小馬刀。

小小馬刀亮晶晶，
我要做個小紅軍。

迎紅 （側耳傾聽）嗯！年紀小，有志氣！（大聲的）拴！別光顧唱，當心看着火！

拴兒 （突然從棚裏探出頭，伸舌擠眼的）

（唱）爹爹爹爹你快來，
米湯流了一鍋台。

迎紅 （着急的）噯！還唱！還唱！快把鍋蓋揭開！快！快！

（拴兒做個鬼臉，縮回頭去。

迎紅拿着紅纓槍，跟入草棚。

半晌，玉厚引着李治民上，

李治民，紅軍派來的工作幹部，二十八歲，黑而透紅的臉，凸出的前額，嵌着黑而亮的眼珠，嘴角淡淡的有着幾根

鬚鬚，中等個，走路雄糾糾氣昂昂的，給人一個勇敢、精明、沉毅的印象。他如今裝扮成個莊稼漢，穿着一身藍布衣褲，披着棉襖，頭上紮着羊肚子手巾，肩上搭着搭薩，腰裏插着羊腿把煙管。）

玉厚 （興高彩烈的）治民哥！你看咱村上的人心齊不齊？情緒高不高？

治民 噫！人心齊！情緒高！

玉厚 不光咱村這樣，全川都這樣，前回咱們殺了死剝皮的狗腿子王老虎、周寶中，死剝皮派人到四鄉查問、威嚇、欺詐，鄉親們一點風都沒透啊！前兩天聽說紅軍打下柳林鎮，咱這道川裏的人，不論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磨刀的磨刀，擦槍的擦槍，日日夜夜的，盼望着咱紅軍快下來，打寨子，分土地，活捉龜子孫死剝皮，報仇除恨！如今咱紅軍下來，別說花石寨不是鐵打的，就是鐵打的，也能攻打得下，也能——

治民 噫！是的！是的！只要迎紅哥再把寨子裏的情形，探聽清楚，花石寨一定能攻得下，攻打得下！

玉厚 （贊揚的）迎紅哥是好同志，辦事精明、踏實、可靠。派他去打探花石寨，保管探聽得清清楚楚。（大聲的）迎紅哥！

迎紅 （聲）噢！

玉厚 治民哥來啦！

迎紅 （聲）誰來啦？（端着碗上，看見治民，忙放下碗，熱烈的握着治民的手）啊！是治民哥！你可來啦！這一向沒見你，可把人給想念壞啦！你什麼時候到的？

治民 （親熱的）昨兒半夜裏到的。

迎紅 哎呀！真辛苦啦，路上不大好走吧！

治民 （微笑）還好走，一路上都沒碰上盤問，咳，就是碰上也

不要緊，咱說咱是個莊稼漢，進城趕集去，他能認出咱是個紅軍，抓住咱，不讓走。

迎紅（仔細打量）噫！裝的像！要是在城裏碰見，我也不敢認哩！

玉厚 別打量啦！迎紅哥！飯冷啦！

迎紅（不禁失笑）看我這記性！治民哥！你還沒吃飯吧！我給你盛去！

治民（拉住）迎紅哥！別忙啦，我纔在玉厚家吃啦！

玉厚 迎紅哥！別管咱們，你快吃吧！

迎紅（端起碗，忽又放下）治民哥！咱紅軍打下柳林鎮，是不是還要下來打花石寨？咱這道川的人，盼紅軍把眼都盼穿啦！

玉厚 快啦！就在這三兩天，咱紅軍就要下來啦！

迎紅（驚喜）什麼？這三兩天，咱們紅軍就要下來？

治民 噫！是的！

（唱）戰士們，個個都，磨拳擦掌，
支隊長，下命令，準備出動；
咱紅軍，三兩天，一定來到，
要打開，花石寨，救咱弟兄。

迎紅（狂喜的）什麼？打花石寨？那好！那好！咱村的赤衛隊，早把紅纓矛子，大刀片子，叉子，斧子，磨好啦！就等着配合咱紅軍，攻打花石寨哩！（緊緊抓住玉厚的手）玉厚兄弟！到那時候，咱這花石川可就明着紅啦！分下土地糧食，咱們可就大翻身啦！你說對不對？對不對？

玉厚 對！對！到那時候，有吃、有穿、有地種、有窩住，什麼都好啦！（一停）迎紅哥！飯涼啦！快吃！吃過飯還要派你去幹工作呢！

迎紅 什麼工作？你怎麼不早說？

玉厚 （微笑）吃過再說不遲！

治民 對！迎紅哥！你快吃！吃過再說！

迎紅 吃飯事小，工作事大，有什麼工作，你們快說！

（唱）咱是個，急性子，說幹就幹，
有工作，就趕快，告訴給咱；
鬧革命，爲的是，救咱自己，
水裏來，火裏去，咱都敢幹。

玉厚 治民哥！那你就說吧！別把咱迎紅哥‘整壞啦！急死啦！

治民 迎紅哥！別着急，你聽我慢慢說——

（唱）昨夜晚，會議上，討論決定，
派你到，花石寨，探聽情形；
咱紅軍，三兩天，就要來臨，
探聽清，虛和實，纔能進攻。

迎紅 （毫無懼色）對！我馬上就走！你說！都探聽些什麼？

治民 （唱）探聽清，到底有，多少團丁？

盒子槍，馬拐槍，共有幾根？

迎紅 噫！還有什麼？

治民 （唱）探聽清，那個門，把守的緊？

那個門，人手少，容易進攻？

迎紅 噫！我都記下啦！

（唱）這件事，交給我，你們放心，
我定能，探聽的，一清二明；
治民 莫性急，莫遲疑，心平氣穩，
今後晌，趕回來，報告詳情。

迎紅 （匆忙的）對！我馬上就走，你們放心，我今後晌一定趕回來！

玉厚 迎紅哥！別忙！吃飽再走！

迎紅 不吃啦！就走！就走！太陽多高啦！再就擱，趕不回來啦！

治民 （襟裡裏掏出幾個乾饅）迎紅哥！你帶上，這是我路上沒吃完的乾糧。

迎紅 好治民哥！我不要，你留下吃吧！

玉厚 迎紅哥！還是帶上好！路上餓了吃嚙！

迎紅 也對！（接過饅，揣入懷中，拔腳就走）

玉厚 （機警的）迎紅哥！慢點走！這樣去不成！

迎紅 怎麼？

玉厚 你空著雙手進寨子，路上遇見盤問，你怎麼說？

迎紅 我……（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哦！有啦！有辦法啦！

（走到棚邊，撈起一根扁擔）前些時死剝皮不是派人來催糧要草麼！今天我就——

（唱）擔上擔，乾柴草，去送團總，
狗腿子，他怎會，對咱疑心；
乾柴草，遇烈火，又遇東風，
燒平那，花石寨，燒死龜孫。

治民 好！好辦法！

迎紅 （詢問的）玉厚兄弟！你看這樣成不成？

玉厚 成！成！

迎紅 對！那我走啦！

玉厚 迎紅哥！

迎紅 什麼事？

玉厚 你進了寨子怎探聽呢？

迎紅 這我有辦法，看風轉舵，見機行事，實在探聽不出，咱就找陳二打問去，死剝皮霸佔了他娘子，逼死了他爹，他正想報仇哩！見了咱，還不有甚說甚！

玉厚 唔……

迎紅 那你們在！我走啦！

玉厚 （突然）迎紅哥！

- 迎紅（驚異的）還有什麼事？
- 玉厚（不願說而又不能不說）迎紅哥！要，要是萬一……
- 迎紅（直截了當的）要是萬一叫龜子孫識破抓住，是不是？
- 玉厚（點頭）嗯！
- 迎紅（堅定不移的）真的萬一叫龜子孫識破抓住，殺了頭，在我嘴裏也套不出半個字。（拉着玉厚的手）玉厚兄弟！你信我吧！
- 玉厚（感動的）當然信你，不信你，還能派你去，迎紅哥！你要時時記住——
- （唱）花石川，受苦人，翻身活命，
全靠你，把情形，探清問明；
膽放大，心放細，眼明耳靈，
虎嘴上，去拔毛，千萬小心。
- 迎紅 咱是個，莊稼漢，受盡磨難，
受欺壓，受饑寒，三十九年；
鬧革命，掉了頭，咱也情願，
咱革命，會替咱，報仇伸冤。
- 拴兒（從棚裏跑出）爹！你到那裏去？
- 迎紅（吩咐的）拴！爹今天給團總送柴草去，後半晌就回來，晌午飯自己做了吃！不用等我。
- 拴兒 噢！（抽出腰中的小斧子）爹！我幫你細柴去。
- 迎紅 走！
- （方立德匆匆走上）
- 立德 迎紅哥！幹什麼去？……
- 迎紅 給咱們團總老爺送柴草去！
- 立德（叮嚀的）路上不大好走，一路上操點心！
- 迎紅（話裏有話）不怕！這條路走熟啦！保管摔不了餛飩！
- （迎紅與立德會心一笑，拉着拴兒匆匆走下）

立德 玉厚兄弟！我纔到各家看了一下，大刀片子，紅纓矛子，斧子，叉子都拾掇好啦！一個個都磨拳擦掌的，就等着幹哩！寶盛兄弟！今天一大早就回來啦！他說，傳單全給貼到寨門上啦！

玉厚 （點頭）對！對！（有條有理的）立德哥！我和治民哥找魏光中去，後晌回來，咱村上的工作，全交給你。你趕快動員赤衛隊，到溝裏砍上幾十根楊木椽，綁擔架，紮雲梯，準備配合紅軍打寨子。再呢，你對我哥說，叫他把糧食，乾草，柴火馬上都準備好，咱紅軍下來要吃、要舖、要燒。哦！還有，叫寶盛兄弟再派上個人，到西山頭上放哨去！迎紅哥回來，叫他在家等我。

立德 對！

玉厚 你快幹去！可不敢就攔！

立德 對！（匆匆走下）

治民 （抬頭看天）玉厚兄弟！天不早啦！咱們快到榆樹溝槐樹灣佈置工作去！

玉厚 對！咱們走！

——幕落——

第七場

時 當日。

地 花石寨。

景 團總史博平家庭之一角。

一排富麗堂皇的大石窰，向裏伸去。最邊一孔窰——史博平的寢室，出現在舞台正面。

灰白色的石窰面，鑲着花紋精緻的，朱紅色的窗門，太陽射在上面，使人有些目眩。

右首有座石砌的門樓，兩扇黑漆大門，隱約可看到右扇門上的紅紙下聯，『禮義廉恥累世之風』八個大字，一道整齊的磚牆，把門樓與石窰接連起來，構成一個大院，從牆上望出去，可見寨牆的垛頭和高遠的天。

院中，一株老槐，點綴着幾分春色，樹下，有一個小方石桌，兩條長石凳，桌上堆着酒壺碗筷。

幕 早上，太陽照上西牆，院內靜悄悄的。團丁何思明攆着馬拐槍，在門口放哨，來回的輕踱着。

思明 （唱）前生前世沒行善，
 今生今世遭磨難；
 團丁混了十來年，
 混不飽來混不暖。
 做人奴才最可憐，
 團丁苦楚似黃連；
 百姓喊咱狗腿子，

團長罵咱骨頭賤。
 百姓鬧紅紅滿天，
 團總吓的白了臉；
 團總壽命不長遠，
 我這團丁怎麼辦？

（思明停下，倚着牆，失神的望着天，長吁短嘆。

陳二拿着掃帚輕輕走上。

陳二，花石寨的團丁，二十二歲，年輕有為，倔強成性。史博平霸佔了他嫂子後，把他也拉來當了團丁，由於這種關係，史博平對他另眼看待。他表面上雖然恭敬奉承，暗地却懷恨在心，總是盼望紅軍打來，報仇除恨。他的個子不高，走路做事，輕巧敏捷。他穿着黑制服，繫着皮帶，打着白綁腿。）

陳二（輕手輕腳的蹣過去恐嚇的）喂！

思明（驚）誰？（見是陳二又氣又惱的）他媽的！原來是你！把我三魂吓掉了兩魂！

陳二（笑）真他媽的膽小！噯！你怎麼又僕呵呵的看天呀！又想什麼心事啦？

思明（恐懼的）我，我想如今的世勢，真，真怕人呀！你聽說了吧！柳林鎮昨天早上又叫紅軍攻下啦！

陳二（悄聲的）聽說啦！要不團總會那麼怕，那麼急？昨天晚上，連夜派人，把金銀細軟，老婆孩子，送到城裏去！

思明（故意打趣的）是麼！是麼！我怎麼把這麼大的事都忘啦！昨天晚上，你嫂子——咱們團總的二夫人，也進城開眼界去了麼？

陳二（沉下臉）他媽的！你——

思明（自知失言，陪笑）噯！別生氣！別生氣！我和你說着玩的。（同情地）誰還不知道，團總霸佔了你嫂子，氣死了

你爹，又拉來了你，鬧得你家破人亡，有冤無處伸，有仇沒法報……

陳二（忍不住笑了）他媽的！別說啦！好的壞的，香的臭的，甜的苦的，都快叫你給說完啦！

思明 對！對！你不生氣！咱就不說啦！你要是還生氣，咱就非說不可。（機密的）陳二！你說，如今這世勢到底是誰家的？

陳二 誰家的？（小聲的）我看啊！是紅軍的。人家紅軍天順人順，兵強馬壯，說打下那裏，就打下那裏，柳林鎮有一連多人，都沒守住嘛！咱這只有三十來桿破槍，還能守得住？紅軍不下來便罷，要是下來啊！咱這破寨子，人家不用刀槍攻打，用手推也推垮啦！

思明（恐怖的）噫呀！真怕死人！我，我也是這這麼想。（沉思）噯，陳二！紅軍抓住咱們殺不殺？

陳二 聽說，只要平日不欺壓百姓，抓住了不殺，願隨紅軍的就隨紅軍，不願隨的，發上路費，各自回家。

思明 紅軍的傳單上，也是這麼說，還說是歡迎咱們團丁捉槍歸順！

陳二（驚詫的）傳單？你在那兒看見的？

思明（機密的）今天大早上，劉拐子從寨門上撕下來，偷偷唸給我聽的。

陳二 哦！

思明 陳二！我看咱們寨子周圍，準是有紅軍啦！要不，這傳單是誰貼的？

陳二（說的有聲有色）是嘛！準是有紅軍啦！別說寨子周圍，就說咱這寨子裏，誰又敢保險沒有呢？

思明（不由打個寒噤）噫喲，我的天！

陳二 別怕！紅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傳單上說不殺，那準不

會殺的。

思明（懷疑的）咱也是這麼想，可是團總說，紅軍抓住咱們，就要剝皮抽筋，千刀萬剮的。

陳二 你少聽他的鬼話，他怕咱們歸順紅軍，故意吓唬吓唬罷了。

思明（半信半疑的）要真是這樣，那就謝天謝地啦！

陳二 你別不相信！這是明擺着的事麼！（邊掃邊說）你知道吧，劉拐子的姑表兄弟永祥，先前不是在新化寨當團丁，去年紅軍攻下寨子，不是沒殺他，把他給放啦！如今不是回來種莊稼啦！

思明（安心地）嗯！這倒是實實在在的事！（突然緊張地）嚙——催命鬼來啦！

（思明強振精神站崗，陳二埋頭掃地。

崔明貴手裏拿着小柳條，耀武揚威的走上，他現在濶起來啦！揹着盒子槍，穿着皮底鞋。自從王老虎在寨子外被殺後，他升成了隊長，變成史博平的心腹紅人）

明貴（輕聲輕氣的）團總還沒起來嗎？

陳二 沒有！隊長！

明貴（在石條凳上坐下，順手揭開酒壺，見壺內尚有殘酒，舉壺一飲而盡）團總這些日子很操心，睡的晚！

陳二（故意的）可不是！團總可操心理！昨天半夜裏，還搂着前街王德財的小姨子，喝了半夜酒纔睡去。

明貴（猥褻地）怎麼？你替你嫂子吃醋啦！

陳二（正色地）隊長！我沒什麼嫂子！你……

明貴（呵呵一笑）你沒嫂子？昨兒送進城去的是誰？『一人成仙，一家升天』，小夥子！別倔頭倔腦的六親不認！就是因爲你那個嫂子又白又胖，團總纔另眼看待你呢！要不，姑崗放哨，出苦差，還能便宜了你。

陳二（受了侮辱）隊長！你……

明貴 （順手從碗裏撈塊骨頭送入嘴裏，邊嚼邊說）好！好！不說啦！不說啦！（站起，抹抹嘴，叮嚀的）等會團總起來，就說我來過啦！（走至門口，見思明無精打采的，當胸給了一拳。）他媽的！站崗精神點！（匆匆走下）

思明 （恨恨地）呸！狗仗人勢！他媽的！纔昇隊長幾天，眼睛就長到頭頂心啦！

陳二 （咬牙切齒的）他媽的！他能當得上幾天！還不是和王老虎一樣，早遲要叫紅軍暗地裏宰了的！

思明 要不，打起仗！老子也要打黑槍，先斃了龜子孫！

陳二 對！（掃完地，拾掇桌上的酒壺碗筷）他媽的！這一股騷酒氣！真他媽的陰人！

思明 （好奇地）陳二！團總這些日子，爲什麼老成夜不睡，成天喝酒。

陳二 人快死啦！就是這個樣子！

思明 （不懂地）你說什麼？

陳二 什麼？他怕花石川的窮漢開紅，他怕柳林鎮的紅軍下來，打開寨子，捉住他千刀萬剮。

（從窰裏傳出一陣短促的咳嗽聲）

思明 嗤！

（陳二連忙夾起掃帚，端起托盤，向裏院走下。）

窰門開了！史博平，手裏捧着白銅煙袋，咳嗽着，慢慢踱出來，

他的精神很壞！臉白臘臘的，沒有一點血色，長期的醜酒，使得眼窩發黑，眼珠泛紅，兩手微微顫抖。他穿着古銅色的薄棉袍，拖着鞋，光着頭。）

博平 （唱）處處鬧共產，

人人隨紅軍；

紅軍昨天到柳林，

咱這眼看保不成。
 茶飯不想吃，
 黑夜睡不穩；
 左思右想沒辦法，
 萬貫家財難捨分。
 咬牙下決心；
 死守在寨中；
 等咱城裏軍隊到，
 配合消滅共產軍。

(在石凳上坐下，蹺起腿，默默的吸煙。朗心奎從裏院匆匆走上)

博平 (一眼睃見，沒好氣地) 心奎！這兩天怎麼沒見你的面，你又鑽進那家媳婦子腿底下去啦？

心奎 (畏縮) 我，我沒……

博平 (厭煩地) 算啦！不說這啦！不要結結巴巴的。我問你，租子到底收的怎麼樣啦？

心奎 租子？這事可真難辦！自從王隊長叫紅軍殺了，三五個人就不敢下鄉。再說，就是帶上十來條槍下去，也還是不成，窮漢們的心都變啦，一羣一羣的，你一句，他一句，硬是不繳，逼緊了又怕……

博平 (不願他說出口) 嗯！我知道啦！知道啦！

心奎 (置之不理) 團總，這不是咱不盡心力，實在是事情難辦，從去年到如今，咱也賣過命，下了十來次鄉。這一時鄉下鬧的更厲害啦！說是有紅軍的游擊隊，在咱這一帶常來常往，誰還敢再下去！

博平 (煩燥的) 够啦！够啦！你有完沒完？(半晌、心平氣靜地) 租子，往後也不要再去催啦！『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催緊啦！怕出事，咱們先忍下這口氣，把賬一筆筆的

記下來，等將來咱們城裏的軍隊開來，把紅軍消滅了，咱們再找龜子孫們，慢慢算賬！

心奎 是！是！團總！

（明貴慌張的跑上）

明貴 （緊張地）團總！團總！

博平 （驚）什麼事？

明貴 （唱）團總團總，糟糕的很，
全寨百姓，個個轟動；
傳說紅軍，快要來臨，
分糧分地，打富濟貧。

博平 （水煙袋往桌上一擱，急燥地）謠言！謠言！

明貴 （唱）謠言謠言，弄假成真，
寨子裏面，有人鼓動；
要不怎會，這麼轟動，
團總快去，鎮鎮人心。

博平 （厲聲的）你給我沉住氣！（暗暗盤算，計上心來）唔……就這麼辦！（殘酷地）明貴！快去！把這幾天抓的那六七個過路人，都拖到街口上，也不用問啦！不管他是紅軍探子，還是過路客商，一齊都給斃啦！把頭砍下，掛到寨樓上，鎮鎮人心。

明貴 是！

博平 去！快去！我隨後就來！喂！回來！還有，馬上把寨門關起來，各家搜查，凡是寨外的人，一齊都給我抓起來，好啦！去吧！

明貴 是！（急下）

博平 （喊）陳二！陳二！人呢？來人呀！

陳二 （從裏院急上）團總！有什麼事？

博平 （怒）你死到那裏去啦？快！把我的帽子、匣子槍拿來！

陳二 是！（急入窰門）

傅平 （仇恨地）哼！

（唱）今日鬧共產，
 明日鬧共產；
 共產鬧到我門前，
 叫你嚐嚐咱手段。
 孫猴本領大，
 難逃我手中；
 抓住一個殺一個，
 閻王老子不留情。

（陳二拿着帽子、匣子槍急上，傅平持槍急下。心奎拔出槍追下。）

陳二 （後走一步，悄悄地）看吧！快啦！團總的壽命快不長啦！花石寨也快完蛋啦！（跑下）

思明 （低聲急喊）陳二！陳二！（恐怖地）天！這過的是什麼日子！真怕死人啦！（突然警覺地）誰？站住！

迎紅 （聲）我！

思明 （厲聲）幹什麼的？

迎紅 （聲）你沒看見？我是給團總送柴草來的。

思明 從那裏來的？

迎紅 （聲）紅杏峯！

思明 你叫什麼？

迎紅 （聲）高迎紅！好老總！咱們鄉親門戶，常來常往的驢！你怎麼還不認識？

思明 噢！進來！

（遠處傳來一排槍聲，亂哄哄的人聲，夾着『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

迎紅，挑着一擔柴草，吃力的走上）

- 迎紅**（故作不知）哎呀！將纔街口上亂哄哄的圍了一大堆人，這會又打槍，到底是爲什麼啊？
- 思明**別說話！別打岔！（凝神細聽、見無動靜，解釋的）槍斃共產！你知道不知道？共產！共產就是紅軍探子！
- 迎紅**（假裝不懂）什麼？共產？
- 思明**（不耐地）傻瓜！別問啦！告訴你，你也不懂！
- 迎紅**（傻呵呵的自言自語）傻瓜！傻瓜福氣大！嘖！團總呢？
- 思明**不在家！到街上槍斃人去啦！一會兒就回來，你有事，坐下等一等。
- 迎紅**（笑）到也沒什麼事，趁着這幾天閒，抽空給他老人家送點柴草用。（抽下扁擔，席地而坐，拔出煙管欲抽煙）他媽的！火石呢？（遍搜不見，站起）好老總！有火嗎？賞一根！
- 思明**（從衣袋裏拿出一盒火柴）給！
- （迎紅忙上前接過，抽着煙，送回，故意碰上思明的槍）
- 迎紅**（羨慕的）嘍！老總！這叫什麼槍？哎呀！光溜溜！黑堂堂的！
- 思明**（不禁失笑）這是『馬拐槍』！
- 迎紅**『罵鬼槍』！這個『罵鬼槍』！（比個匣子槍形勢）不勝這麼長！這麼寬！這麼厚的『打鬼槍』！好！你怎麼稱『罵鬼槍』不稱『打鬼槍』呢？
- 思明**（笑）老鄉！這叫『馬拐槍』，那叫『匣子槍』，『匣子槍』好是好，就是少，團總、隊長、舅老爺，三個人一分，還會有咱們的份兒？
- 迎紅**（點頭）哦！纔三支！我說呢！怪不得往常我到寨子裏來，不常見。寶貝麼！就是稀少。像這種破『罵鬼槍』，不值錢！怪不得滿街擱的都是。
- 思明**（不悅的）你別看這馬拐槍不值錢！你們家有幾根？這麼

大的花石寨！好的壞的算在一塊！也不過二十八九支！

迎紅（笑嘻嘻地）二十八九支就不少了嘍！咱家要是有一支，咱也不種莊稼啦！早揣上槍吃糧來啦！看够多威風？（裝煙，沉思片刻，有聲有色地）噯！聽說，手指尖這麼一扣，『叭』！槍子子就從管管裏出去啦！『嗤！嗤！』這麼平平的，直直的朝前飛，說是跟古時候的飛劍一樣，不見血，就不停！老總！你說是不是？

思明（好笑地）鬼話！

迎紅（不以爲然地）鬼話？老年人都這麼說嘍！是不是？咱也沒親眼見過。（異想天開地）好老總！你打上一槍，讓咱開開眼界，死啦！也算沒有枉活這一世。

思明（微笑）你這老鄉真有趣，槍能隨便打着玩？團總聽見，不挨棍子，就吃拳頭！

迎紅（機密地）悄悄打一槍！團總知道是誰？

思明 不敢！打一槍費一顆子彈！咱這子彈都有數兒！

迎紅（奇怪地）什麼？『紙蛋』還有數兒？

思明 當然有數！你不知道，這是咱們團總立下的定規，一條槍二十顆子彈！團總隊長還三天兩頭的查個沒完！誰敢亂打！

迎紅 一條槍二十顆子彈，有數兒的。（遺憾的）這麼說，咱就看不成啦！（解嘲似的自言自語）看不成，就不看！

（陳二匆匆走上，見迎紅仔細打量。）

陳二 高迎紅！是你？

迎紅（站起）是麼！陳二兄弟！你好？

陳二 你這會來幹什麼？

迎紅（笑）咱來看看團總，順便給他老人家送擔柴草！

陳二 唉！你今天來的時候不對，今天寨子裏鬧的亂哄哄的，團總挨家挨戶的搜查了半條街，連個共產影子也沒找見！如

今正在發脾氣呢！我看，你還是快走吧！柴草放下，我們替你說一聲。（小聲地）團總隨後就來啦！碰在他氣頭上，沒好看的！說不定還會把你的好心，當成驢肝肺呢！

迎紅（故作慌忙之狀）這麼說，咱走！咱就走！（攏起扁擔）回頭團總回來，就說高迎紅問候他老人家好！

（史博平，突然走上，心牽跟隨在後。）

博平（厲聲）誰？

迎紅是我！團總！

博平（兩眼死盯着）高迎紅啊！唔……你是——

（唱）鳥兒飛進籠，
飛蛾自燒身；
老虎嘴上來拔毛，
自己找死送上門。

迎紅（陪笑）團總！我是來……

博平（冷笑）你來幹什麼？

迎紅（指指柴捆）我來給你老人家送柴草啦！

博平（看一眼，無把柄可抓）哼！真是好心眼！（默然走向石凳，坐下抽煙）

迎紅（看事不妙）團總！咱走啦！過三兩天再給你老人家送兩擔來！

博平（突然）別走！（陰險而又狡詐的）送柴草來啦？你怎麼早也不來，晚也不來，恰巧昨天紅軍打下柳林鎮，你今天就來啦？啊？

迎紅（不慌不忙）前些日子正農忙，不得閒，昨天纔把種下完，今天就忙着給你老人家送柴草來啦！

博平租子呢？怎麼一顆糧也不送來？

迎紅去年着實沒收成！如今家裏連吃的也沒有，那有糧食交租。今年倒是風調雨順，看樣子是豐收年，秋上打下糧，不

叫你老人家催，去年拖欠的，今年該交的，一齊都給你老人家送來！

博平 哼！（眼珠骨碌骨碌的在他身上轉，似乎要窺視出什麼秘密。）

迎紅 （低下頭，整理腰帶）團總！那我回啦！

博平 （好笑）忙什麼？你到底是來幹什麼啦？

迎紅 給你老人家送柴草來啦！

博平 （搖頭）唔……不是！不是！（突然翻臉，嚇詐的）高迎紅！老實點！

（唱）夫子大門前，
你賣什麼文？
你是紅軍派來的，
瞞不過我這眼睛。

迎紅 （着急）好團總老爺！可不敢這麼說：咱是好老百姓，好心好意給你老人家送柴草來啦！你倒……

博平 （冷笑）別他媽的裝蒜！你敢說？你不是紅軍派來的探子？

迎紅 （害怕）哎呀！好團總老爺！咱是個老實人，咱只知道種地，完糧納稅，交租子！怎麼能落下這麼個殺頭的罪名？

博平 （制止）別這麼哭哭啼啼的，我不愛聽！高迎紅！你要知道——

（唱）你在我手中，
生死由我定；
只要你說老實話，
我就饒你一條命。

迎紅 （感恩不盡地）團總！咱說老實話！咱不說老實話，你老人家殺了咱！

博平 （緊逼一句）你說！你不老老實實說，小心你的命！

迎紅（指手劃足，傻里傻氣地）咱說老實話，上有天！下有地！我要不是給你老人家送柴草！（賭咒）叫雷把我劈死！槍子把我打死……

博平（煙癮發作，呵欠連天，厭煩地）够啦！够啦！我不愛聽啦！心奎！去看飯做好了沒有？

心奎 是！（走向裏院）

陳二（趁機幫腔）團總！高迎紅看樣子是個老實人，你看吓的滿頭大汗的，讓他走吧？你也該歇歇，抽口煙，好吃飯！

博平（點頭）嗯！看樣子倒是老實人！（故意地）不過如今的人，靠不住！別看臉上老實，心眼裏可他媽的不老實！（突然一轉，聲色俱厲）高迎紅！你到底幹什麼來啦？

迎紅（指着柴網）你看！給你老人家送柴草來了嘛！（傻呵呵地）你老人家要是不够用，過三兩天，我再挑上些乾杜梨枝、乾桃樹枝、乾杏樹枝、乾楊樹枝、乾剛樹枝、乾狼牙刺，給你老人家送上兩擔來！

博平 唔！（看看柴網，看看迎紅，自言自語地）是送柴草來啦！（念頭一轉，滿臉笑容）高迎紅！你真是個老實人，本分、厚道，不像那些種我的地，吃我的飯，反倒恩將仇報，忘恩負義的龜子孫！租子糧款柴草，一點不送，連寨子也不進！這些龜子孫，一心想着紅軍會下來，打寨子，分我的土地牛羊，分我的糧食窩洞，（越說越氣）呸！他媽的！做夢！這是做夢，『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辦不到！哼！等着吧！等城裏軍隊開來，把柳林鎮、太白川、新化寨的紅軍一齊拾掇盡了！我再跟龜子孫們慢慢的算賬。欠我一斗，要他還一石。（奸笑）唔……你是老實人，自然不算在內，拖欠的租子，今年秋上補上就成啦！利息一概免掉，你說好不好？

迎紅（喜悅）好！好！團總的大恩典，咱一輩子也忘不了！

博平 (笑) 只要老實、本分、厚道，往後還有好處呢！高迎紅！過三兩天，再給我送上兩擔柴草來！

迎紅 (滿口應承) 成！成！只要你老人家要，別說兩擔，十擔八擔也成！

博平 (沉思) 唔…… (遞支煙給迎紅) 你抽！

迎紅 好團總老爺！你抽！你抽！

博平 (燃着煙，狡猾的) 高迎紅！聽說紅杏峯如今不大安定，有人隨了共產，你可知道，都有那些人？

迎紅 (驚異的) 共產？沒聽說麼！如今紅杏峯怎麼不安定？全村家家戶戶，太陽出山上地，太陽落山回家，高高興興，平平安安的，怕不會有什麼共產吧？

博平 (搖頭) 不是沒有！是有了你不知，你是老實人，不懂得！

陳二 (插進一句) 你真是個傻瓜！平常也不打聽打聽，如今團總一問，就瞪眼啦！

迎紅 (自言自語的) 一天到晚，地裏的活，忙都忙不過！誰還有閒空打聽那些閒事，打聽那些閒事又有什麼用？不能吃，不能穿，不能喝的。

陳二 (責備地) 你這個人，真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什麼也不懂！就懂吃飯，睡覺！

博平 (站起，踱着方步) 這樣好！這樣好！人生在世就是吃飯睡覺，拉屎撒尿麼！（冷不防地）高迎紅！你們那兒紮的紅軍游擊隊，這幾天開走沒開走？

迎紅 (一怔、馬上鎖聲) 紅軍游擊隊？咦？沒見麼！（憤憤地）他媽的！不知是那個龜子孫，閒着沒事，造謠生事！編這麼多鬼話，一心想害咱紅杏峯！紅杏峯要是紮下紅軍游擊隊，我還能看不見？我還能不知道？團總！你可別信狗日的胡說八道！上了龜子孫的當！

博平（掩飾自己的狼狽）沒有就算了！我也是模模糊糊聽人說的，隨便問問你！（踱了片刻，拍拍高迎紅的肩，無恥地）高迎紅！人常說：『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我看你老實、本分、厚道，想讓你發筆大財，痛痛快快過半輩子，你說好不好？

迎紅（感激不盡）好嚟！好嚟！全靠你老人家栽培呢！

博平（狡猾地）只要你給我辦件事！打聽打聽……

明貴（匆匆走上）報告團總……

博平（厭煩地）等一等！（轉向迎紅）高迎紅！這話說起來太長，今天先不說！你明天再給我送擔柴草來，咱們好好談談，你說好不好？

迎紅好！團總！我明兒早些趕來！

博平對！（轉向明貴）你說！

明貴報告團總！家家戶戶都搜查過啦！沒有外來的人！只有兩個貨郎擔，我把他抓來啦！

博平貨郎擔？看樣子怎麼樣？

明貴看樣子是滑頭滑腦的！

博平（眼睛一瞪）唔！怪不得剛才案子裏亂闖闖的，就是這兩個龜子孫搗鬼！明貴！去！把擔子沒收啦！人給我吊起來！等我吃過飯，慢慢拷問狗日的。

明貴是！

博平明貴！這兩天寨子裏人心不定，東門南門是緊要去處，從今天起放上雙哨！

明貴（爲難地）派雙哨？團總！人不够！

博平胡說！東門南門共十六條槍，怎麼派雙哨人還不够！準是他媽的想偷懶！

明貴（提醒）團總！昨天晚上，你不是命令從東門南門抽了十條槍，送太太們進城去啦！如今只剩下六條槍，怎麼會

够？

博平 （大悟）唔……我到忘啦！這樣吧！把西門的槍調過去！

明貴 怎麼？西門不要人把守？

博平 （考慮一下）西門在山頭上，不大緊要，留下一條槍看守就成啦！去吧！

明貴 是！（急下）

（迎紅一直抽着煙，機警的傾聽着。）

博平 （呵欠接連而來，懶懶地）高迎紅！明天早些來啊！

迎紅 是！團總！

博平 （站起）陳二！你去給高迎紅弄點吃的，叫崔隊長把寨子門開開，把高迎紅放出去！

陳二 是！團總！（向迎紅）走！跟我走！

迎紅 （恭敬地）團總！你老人家在！我走啦！明兒一早我就趕來！

（迎紅隨着陳二欲下，剛走至門旁。）

博平 （突然厲聲的）高迎紅！

迎紅 （回過身，傻頭傻腦的）什麼？

博平 （死死盯了兩眼，哈哈一笑）沒什麼！去吧！

（迎紅隨陳二走下，心奎從裏院走上）

心奎 團總！飯好啦！

博平 叫人端到這裏來。

心奎 是！（下）

博平 （輕輕噓口氣，撫心坐下）天！真把人吓壞啦！累死啦！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什麼時候纔能了結啊！

——幕急落——

第八場

時 當天深夜。

地 花石川。

景 花石寨附近之三岔路口。（同第一場）

深夜，滿天繁星，模糊的分辨出遠山，寨牆的輪廓。
小河流水嘩嘩的響，夜風在枝頭盤旋。

幕 正是戰鬥前一刻，

赤衛軍，三個一堆，五個一羣，隱蔽在周圍，從小橋和大樹下，連續着伸展到兩條溝裏，不知有多少……他們一個個磨拳擦掌，拿着大刀、鋼叉、紅纓槍、鐮頭、斧子、雲梯各式各樣的武器。左臂上纏着紅布，等待紅軍進攻，配合出擊。

李治民提着匣子槍，方立德揹着馬拐槍，高迎紅拿着紅纓槍蹲在樹下，低聲談論着什麼。

任玉厚，站在樹下大石上，腰裏插着盒子槍，向赤衛軍們做最後的政治鼓動。

玉厚 （唱）土豪劣紳高利貸！
羣衆 吸血鬼！害人精！
玉厚 貪官污吏狗腿子！
羣衆 吸血鬼！害人精！
玉厚 他們剝咱窮漢的皮呀！
羣衆 這是仇！這是恨！
玉厚 他們抽咱窮漢的筋呀！
羣衆 這是仇！這是恨！

玉厚	他們喝咱窮漢的血呀！
羣衆	這是仇！這是恨！
玉厚	他們吃咱窮漢的心呀！
羣衆	這是仇！這是恨！
玉厚	幾千年牛馬生活呀！
羣衆	我們已經苦嚙够！
玉厚	幾千年剝削壓迫呀！
羣衆	我們不能再忍受！
	我們不能再忍受！
	我們不能再忍受！
玉厚	受苦受難的弟兄！
羣衆	要勇敢！要堅定！
玉厚	英勇無敵的紅軍！
羣衆	快出動！快進攻！
玉厚	齊心打下花石寨呀！
羣衆	仇報仇！恨消恨！
玉厚	活捉那些龜子孫呀！
羣衆	仇報仇！恨消恨！
玉厚	千刀萬剮死剝皮呀！
羣衆	仇報仇！恨消恨！
玉厚	亂腳踩死害人精呀！
羣衆	仇報仇！恨消恨！
玉厚	紅旗飄揚花石寨呀！
羣衆	花石大川遍地紅！
玉厚	土地牛羊大衆分呀！
羣衆	咱們窮漢大翻身！
	咱們窮漢大翻身！
	咱們窮漢大翻身！

(羣情歡騰！振奮！)

突然，『砰！』一聲槍，劃破長空。

玉厚機警的拔出盒子槍，

『砰！砰！』又是兩槍，接着寨樓上還了槍，槍聲散佈開來。

玉厚 (興奮地) 弟兄們！咱們紅軍從柳林鎮下來啦！和死剝皮接上火啦！咱們衝上去！配合咱們紅軍，打開寨子！活捉死剝皮！狼心鬼！催命鬼！爲咱趙大叔報仇！爲咱自己除恨！

羣衆 (狂呼) 對！爲咱趙大叔報仇！爲咱自己除恨！

浩民 迎紅哥！你攔上紅旗，帶頭打衝鋒！

迎紅 (攔起倚在樹上的紅旗，迎風展開，大聲疾呼) 報仇的！除恨的！跟我來！

玉厚 (跳下石頭，命令的) 衝！

(無數羣衆，拿着各式武器，從兩條溝裏，一批一批的湧出，又湧向寨子方向去。口裏喊叫着：『打開花石寨』『活捉死剝皮』『衝呀』『殺呀』！)

槍聲更加激烈，戰鬥擴大，間或夾雜着一兩聲土砲、雄壯、明快的歌聲，從寨子方向，飄盪過來，天地、山林都在顫抖……)

『大紅旗，嘩啦啦，迎風飄動，
遍山野，點起了，火把紅燈。
咱紅軍，千千萬，天下無敵，
攻寨子，打敵人，百戰百勝。
赤衛軍，個個是，英雄好漢，
不怕苦，不怕死，勇敢堅定。
刀出鞘，槍上膛，拚命衝鋒，
打下那，花石寨，報仇除恨。』

(人聲嘈雜，槍聲猛烈。突然，寨子裏，冒起火光，歡呼聲，槍聲，交織成奇異而雄壯的歌曲)

『打死那，害民的，貪官污吏，
 殺盡那，死剝皮，土豪劣紳。
 分土地，分糧食，人人平等，
 不納糧，不還債，窮漢翻身。
 沒剝削，沒壓迫，世勢大變，
 大夥幹，大夥吃，天下太平。』

（槍聲漸趨平靜，火光漸漸小下來，寨子裏傳來愉快的歡呼聲。

半晌，朗心奎，披着一件花花綠綠的女衣、拖着鞋，一手提着盒子槍，一手攙着史博平，狼狽逃上。

史博平，光着頭、赤着足、穿着一身白洋布內衣，衣服上沾滿了污泥，他額角上碰破了一大塊，流着血。）

博平（面無人色，上氣不接下氣）哎呀！我的爹！我的媽！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唱）正做桃花夢，
 忽聽喊殺聲；
 千萬紅軍攻進城，
 屁滾尿流吓掉魂。
 眼明腿又快，
 逃出一條命；
 萬貫家財化成灰，
 半生經營丟個盡。

（心奎把博平，扶到石頭上坐下）

心奎（鬼頭鬼腦的向四處探望）哎呀！天！總算把命逃出來啦！

博平（突然驚起）心！心奎！快！快走！這！這是什麼地方？

心奎（寬寬他的心）不怕！到三岔路口上啦！歇口氣再走！

博平 噢！到了三岔路口上啦！（忽然記起）心奎！明貴呢？崑明貴沒逃出來？

心奎 叫！叫團丁黑槍打啦！

博平 陳二呢？

心奎 順了紅軍啦！團丁逃的逃，順的順，死的死，就剩下咱兩個啦！

博平 咱們的寨子呢？

心奎 叫紅軍佔啦！

博平 讓我看！讓我看（走到小橋附近張望，反動的仇恨，漸漸湧上心來）哼！

（唱）窮漢翻了天，
敢共我的產；
收買土匪暗破壞；
非要拔去眼中釘。

心奎 （膽怯的）不成！怕不成！共產黨紅軍，天順人順，處處打勝仗！咱們鬪不過……

博平 （怒氣填胸）胡說！放屁！只要我活著一天，我就一天反共產，不把紅軍共產消滅，我死了都不閉眼睛！（暴怒的）來吧！鬪一鬪，拚個你死我活！拚個——（額角傷口疼痛不堪）哎呀！（不支倒地）

（寨樓上點起火把，照紅了半邊天。狂歡歌聲清晰傳來。）

『打死那，害民的，貪官污吏，
殺盡那，死剝皮，土豪劣紳。
分土地，分糧食，人人平等，
不納糧，不還債，窮漢翻身。
沒剝削，沒壓迫，世勢大變；
大夥幹，大夥吃，天下太平。』

心奎 （打個寒噤，絕望地）你，你聽！咱，咱們的壽命，怕，怕不長啦！

（心奎伏下身去，史博平痛苦的呻吟） ——幕落——

第九場

時 攻下寨子，十天之後。

地 花石寨。

景 花石寨革命委員會。（同第七場）

花石寨革命委員會，設立在史博平的大院裏，景物依舊，氣象全新，黑漆大門，倒倚在門樓旁，成了臨時的佈告欄，上面貼滿了佈告及紅綠宣傳品。竈門竈窗，彈痕累累，門旁貼着一張長形紅紙，上面歪歪斜斜的，寫着『花石寨革命委員會』八個大字。

幕 無數羣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揹着滿口袋糧食，興奮的從裏院跑出，有的拿着空口袋，匆匆跑進裏院去。來來往往，歡歡喜喜。門口，兩個赤衛軍在站崗，一律藍布衣褲，白手巾，紅纓槍，雄糾糾的。

李治民穿着紅軍制服，坐在石條凳上，和任玉厚熱烈的談着話。任玉厚打着白裹腿，束着小皮帶，腰間插着匣子槍。

羣衆 （唱）歡騰！歡騰！

大家都歡騰！
花石寨，紅旗飄，
打開千年的鎖，
砸開萬年的鏢，
瓊漢從此出監牢。

歡騰！歡騰！
大家都歡騰！

報了仇，除了恨，
打死壞蛋催命鬼。
趕跑惡霸死剝皮，
窮漢從此翻了身。

（迎紅玉良攜着糧上）

治民 （親熱地）迎紅哥！玉良哥！來歇歇！

迎紅 成！

（迎紅玉良，丟下口袋，在石橙上坐下，迎紅左手受了傷，用白布包紮着。）

治民 你們看！羣衆的情緒多高啊！

玉厚 是啊！

迎紅 如今窮漢做了主人啦！情緒還能不高？

玉良 可不是麼！

羣衆 （唱）歡騰！歡騰！

大家都歡騰！

吸血鬼，滾乾淨，

分下糧食有吃喝，

分下土地有地種，

窮漢從此做主人。

（玉厚興奮的從石橙上站起揮手，羣衆圍攏來。）

玉厚 鄉親們！如今世勢翻轉啦！天下是咱窮漢的啦！今天咱們分下了糧食，咱們都不愁吃喝啦！往年咱們沒地，種龜子孫地，受龜子孫的氣，明天咱們分下土地，就人人有地種啦！

羣衆 好呀！好呀！

玉厚 鄉親們！咱們得到了革命的好處，分下糧，分下地，分下牛羊，咱們大翻身啦！咱們不能忘了革命的好處！咱們要齊心保衛咱革命，死剝皮，狼心鬼跑啦！龜子孫還不死心

的，還藏在梢林裏打黑槍，想暗殺我們的人！咱們赤衛軍，往後要加緊整查放哨，防備龜子孫搗亂、破壞，大家說對不對？

羣衆 對呀！對呀！說的對！

玉厚 咱們赤衛軍，要加強，要擴大！要把大刀紅纓槍準備好，配合咱紅軍，攻打縣城，把龜子孫老窠搗垮！把龜子孫老根拔掉！

羣衆 對！對呀！

把龜子孫老窠搗垮！

把龜子孫老根拔掉！

把大刀紅纓槍準備好好的！

死剝皮敢回來搗鬼，活捉狗日的！

玉厚 如今太陽快落山啦！大家也該回啦！往後一聽見鑼響，大家就擱上武器到戲台子下集合，大家說好不好？

羣衆 好！好！

（羣衆三個一堆，五個一羣，熱烈的議論着散去。）

玉厚 （讚美的）如今羣衆的情緒真高啊！

迎紅 （點頭微笑）當然麼！大翻身啦！

玉厚 是麼！是麼！（看看天）噯！時候不早，我還要到榆樹溝參加他們的土地會議去！

玉良 明天去吧！天黑啦！路上怕不安定！

玉厚 （不以爲然）不行，大家正等着分地呢，這事還能就誤？

治民 怕路上不好走。

玉厚 不要緊。分地事情就誤不得啊！

治民 （考慮）那你得多帶上幾個人！

玉厚 （膽大的）行行。我明天後晌就回來。

治民 一定帶上個赤衛軍去啊！

玉良 （叮嚀的）路上要小心！

玉厚 知道啦！（匆匆走下。）

迎紅 玉厚兄弟真好！爲大家辦事真熱心！

治民 （點頭）唔……（微笑）迎紅哥！你也是一樣啊！

迎紅 噯！咱那能和玉厚兄弟比？

治民 （笑）一樣！都一樣！（稱贊的）還記得那天攻寨子吧！

我親眼看見的，你真是了不得！你——

（唱）一隻手，緊握着，紅纓矛子，

一隻手，高舉着，鮮紅大旗；

跑的快，跑的歡，衝鋒在前，

不怕槍，不怕刀，爬上雲梯。

迎紅 那時候，我忘記，槍林彈雨，

只記着，鬧革命，爲救自己；

我想起，死剝皮，搶我糧食，

我想起，死剝皮，關我監獄。

治民 一聲槍，你忽然，跌下雲梯，

一霎眼，你鼓勁，翻身立起；

咬着牙，忍着痛，爬上寨牆，

寨樓上，你插起，咱們紅旗。

迎紅 那時候，我忘記，生死存亡，

只記着，花石川，受苦兄弟；

我想到，分下糧，有吃有喝，

我想到，分下地，不再受氣。

治民 好！好！（輕摸着他的手）迎紅哥！傷怎麼樣？好些了吧？

迎紅 好些！不疼啦！

玉良 （關心的）還是當心點！

迎紅 不要緊！爲革命流點血算什麼！

（萬成拿着紅纓槍，匆匆跑上）

- 萬成 （緊張的）玉厚兄弟！玉厚兄弟！
- 治民 他有事去啦！（見萬成神色不對）怎麼有什麼事？
- 萬成 （氣喘喘的）哎呀！可把我吓壞啦！我將從紅杏嶺來，走到三岔路口那裏，見梢林裏有三四個人，鬼頭鬼腦的……
- 迎紅 （緊張的）誰？
- 萬成 一聽見脚步聲，他們就溜了，我看見一個胖胖的背影，像是死剝皮！
- 迎紅 死剝皮？
- 玉良 （大吃一驚）什麼？死剝皮！（焦急的）你在路上見着我兄弟沒有？
- 萬成 沒有。後來我不敢走大路，翻山過來的，我趕來報告給咱紅軍支隊長，又趕來報告給咱玉厚兄弟。怎麼？玉厚兄弟到……
- 治民 糟！糟！碰上就糟！
- 玉良 我追去！追去！
- 治民 來不及啦！
- 萬成 不要緊吧！支隊長派人捉去啦！
- 迎紅 不成！咱紅軍路生！我追去！順便幫咱紅軍捉狗日的！
（唱）死剝皮，膽大包天，
氣的我，七竅冒煙；
拔開腿，往外就走，
捉住他，報仇伸冤。
- 玉良 （一把拉住）迎紅哥！你歇歇，我去！
- 治民 對！讓玉良哥去！你受了傷。
- 迎紅 （固執而忿怒地）不！不！
（唱）這傷口，就是仇恨，
這筆賬，定要算清；

我親自，把他捉住，
纔能消，千仇萬恨。

玉良（無可奈何）迎紅哥！你一定要去；那你去好了，多帶上幾個赤衛軍。

萬成 對！我敲鑼集合赤衛軍去！（急下）

迎紅（唱）佈置下，天羅地網，
梢林外，團團圍定；
死剝皮，不能上天，
死剝皮，入地無門。

（迎紅急匆匆跑下。外面鑼聲大響，人聲嘈雜。）

治民（責備地）天大黑啦！路又不好走，迎紅哥又受了傷，你不該讓他去！

玉良 唉！治民哥！迎紅哥的脾氣，你還不知道——

（唱）迎紅哥！性似烈火，
心似那，鐵石堅硬；
說什麼，就做什麼，
他是咱，常勝將軍。

（槍聲數聲，隱隱傳來。）

治民（欣喜地）開火啦！咱們紅軍趕到啦！

玉良（點頭）嚶！這次龜子孫跑不了啦！

治民（懷疑地）咦！不對！怎麼響這麼幾槍就不響啦！

（立德、陳二、寶盛，穿着紅軍制服，興高彩烈的上）

立德 玉良哥！聽說沒有？死剝皮回來亂來啦！

玉良 聽說啦！

陳二（興奮地）狗日的這次跑不了啦！支隊長派了十來條槍捉去啦！後來迎紅哥，又帶上那麼多赤衛隊去配合，別說沒有翅膀，就是有翅膀也飛不了！

寶盛 可不是！我也想去看看熱鬧，支隊長說咱打寨子出了力，

該歇歇，差點把我急死！

治民（笑）哈……改不了！還是這麼個牛脾氣！（突然寨外槍聲激烈響起）

玉良 這纔是大開火啦！

治民 不錯！是的！

寶盛 噯！真熱鬧！咱看不土！

立德 看得上，等會把死剝皮抓回來，不就看上啦！

（槍聲漸緩，羣衆，老頭、婦女、小孩蜂湧而上。）

羣衆 治民哥！是不是死剝皮回來搗鬼啦？

狗日的膽子真不小！

咱紅軍和迎紅哥跟龜子孫開上火啦！

這次看狗日的上天入地呀！

龜子孫死剝皮跑不了！抓住了剝皮抽筋，千刀萬剮龜子孫！

治民（制止）鄉親們！如今還不知道是不是龜子孫死剝皮呢！等咱紅軍和迎紅哥回來就明白啦！如今天不早啦！大家先回去！

羣衆 對！咱們先回，等咱紅軍回來再來！咱紅軍快回來得了吧？

半天不打槍啦！一定把狗日的收拾啦！走！咱們看看去！

到底是不是龜子孫死剝皮！走！走！

走！打上燈籠火把，到寨樓上去！

走！到寨樓上歡迎咱紅軍去！

走！到寨樓上歡迎咱迎紅哥去！

走！到寨樓上去歡迎咱赤衛軍去！

走！快走！（羣衆蜂湧而下）

玉良（焦急的）治民哥！不知怎麼的！我的心老是撲通通的跳！玉厚不會——

寶盛 怎麼？玉厚哥也去啦！

玉良 不！玉厚前一步到榆樹灣去啦！路上該不會出啥岔子吧？
 治民 （安慰的）玉良哥！你放心！玉厚兄弟是精細人，出不了岔子！

玉良 （懷疑）先那陣槍聲是怎麼一回事？是誰放的？是打誰的？

治民 （猶豫的）那？你聽！
 （隱隱傳來嘈雜人聲，忽又沉靜。）

陳二 （欣喜）是咱隊伍回來啦！

寶盛 不像！像是寨樓上的人喊叫！

立德 （笑）總是紅軍回來了，寨樓上的人纔高興的喊叫嘛！

陳二 走！咱們看看去！

玉良 （希望的）我兄弟大概也會跟上一塊回來吧！走！看去！

陳二 （走到門口，狂喜的）噯！快！快走！人家都進寨子啦！

寶盛 嗨！他媽的！看燈籠火把亮的！

玉良 奇怪！人回來啦！怎麼又一聲不響呢？

治民 走！看看去，就明白啦！

（治民、玉良、寶盛、立德、陳二，匆匆走下。）

燈光漸趨暗淡，半晌，沉重的，整齊的脚步聲，由遠而近。無數羣衆，舉着火把，打着燈籠，低垂着頭，慢慢走進來，有的拭淚，有的低聲哭泣，回轉身，凝視着大門外。

半晌，寶盛流着淚，抱着玉厚的屍體走進，放在石桌上，玉良低泣着，立德治民隨後。門樓旁邊擁滿了赤衛軍和紅軍戰士。迎紅失神的，坐在屍體旁，雙手緊抱着頭，默默無語。）

赤衛軍 （回憶着）我，我和玉厚兄弟走到三岔路口，天就大黑啦！忽然從梢林裏跳出死剝皮狼心鬼四五個人，對準玉厚兄弟放了一排子彈，玉厚兄弟就倒下啦！我連忙跑進梢林，龜子孫跟屁股追來，正要趕上我，咱們紅軍就趕到了！

隨後迎紅哥也帶着赤衛軍追來，纔把龜子孫們拾掇啦！

迎紅（慢慢放下手，慢慢站起來，咬着牙，流着淚）到的太遲啦！到的太遲啦！死剝皮、狼心鬼，這些龜子孫雖叫我們打死啦！可，可是咱們的玉厚兄弟，咱們的鄉蘇維埃主席，咱們的好同志，叫龜子孫死剝皮暗害啦！……

（羣衆都低泣起來！空氣莊嚴而沉痛）

治民（拭乾淚，跳上石凳，憤怒的）鄉親們！同志們！大家親眼看見啦！反革命死剝皮又殺了咱們一個好同志，這種深仇大恨，咱們要一輩子記在心裏，不要忘記。鄉親們！同志們！今天咱們雖然殺了一個死剝皮，可是還有一些壞蛋想要來奪去咱們的田地、牛羊、糧食，他們還想把咱們踩在腳底下，給他們做牛做馬。（一停）明後天，咱們紅軍就要開走，去攻打縣城啦！要想寨子平定，要想過好日子，就全靠咱們自己啦！咱們要齊心擴大赤衛軍，加緊盤查放哨，不讓一個壞蛋鑽進來，咱們要齊心，組織游擊隊，加緊練習武藝，反革命敢來進攻，咱們就把他們消滅乾淨。鄉親們！同志們！咱們要記住，革命是咱們用血換來的，咱們還要用血來保衛革命！

迎紅（激憤的）對！咱們不要哭，咱們要恨！咱們不要洩氣，咱們要齊心！咱們不要空吼，咱們要行動！咱們要記住呀！還要告訴咱們的子子孫孫要世世代代的記住呀！革命是咱們用血換來的，咱們還要用血來保衛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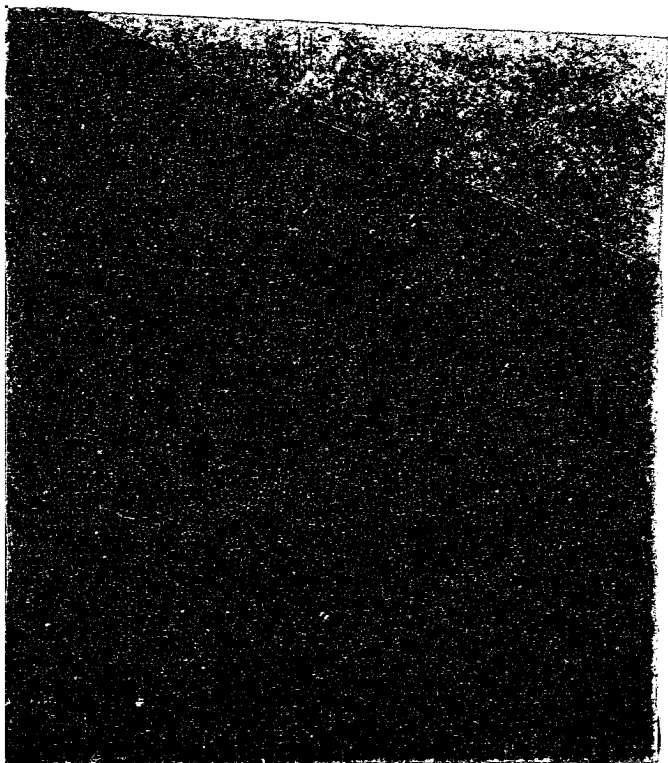
羣衆（一齊舉起手來宣誓）是的！革命是咱們用血換來的，咱們還要用血來保衛革命！

（聲音像春雷在空中爆炸。

火把燃燒的更烈，映紅了每個人憤恨的臉。）

——幕落——







翻天覆地的人

1949.8.初版 藩.1—5,000

基本定價：245 元

